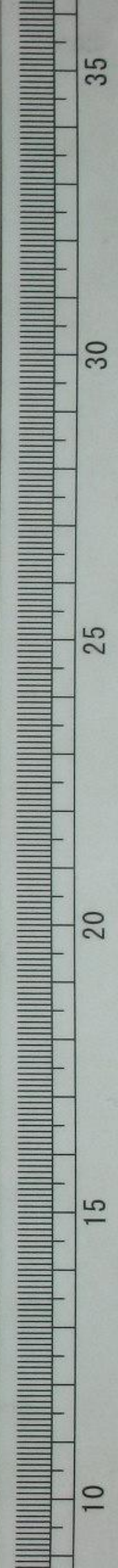


肆

土岐文庫
文庫17
WIII
5



文庫 17
WIII
5



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

吳江朱鶴齡長孺元本

江都程夢星午橋刪補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通衢身閑不睹中興盛

羞逐鄉人賽紫姑

星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唐明皇
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唐以前歲不常設據此則上元
有燈竟稱盛事矣此詩正月十五自是開成之時詩又以爲中興
則自當太和九年訓注既敗之後開成改元國步奠安之初也

贈趙協律皙

唐六典隋太常協律郎二人皇朝因之舊唐書王
質傳質在宣城辟崔珣劉蕡裴夷直趙皙爲從事
皆一代名流本集有爲安平公
兖州奏趙皙充觀察判官狀

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

昭和六十年二月二日贈
王岐善唐氏寄

010185188634

俱識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還一作皆同已叨鄒馬聲華

未更共劉盧族望通原注惠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同為南省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

恩深賓館在東山事往妓樓空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

西征君又東

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宋長孺云謝公謝安也補謝朓賦鄒馬之賓咸至補任昉宣德皇后令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補韓愈論孔戮致仕狀臣與孔戮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補駱賓王贈李十八騎曹詩序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補謝安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補六朝事迹上元縣東山今土山是也謝安寓居會稽樓遲東山此安之舊隱也後於土山營築以擬東山補李白詩謝安正東山妓謝安傳安常住臨安山中每游賞必以妓女從補沈佺期詩紫巖粧閣秀青嶂妓樓懸補羊士諤詩垂柳風多掩妓樓

錢夕公箋太和七年令狐楚入為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詩注稱吏部相也孫公謝公指安平與彭陽也義山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置才論聖論以古文出公卿間為相國華太守所辨相國即彭陽華太守即安平也歲暮相逢河梁送別追感賓館妓樓之事詩所以黯然而作也星按樊南甲乙集中為安平公充海奏趙督充觀察判官狀安平公崔戎以太和八年三月為充海觀察使是年六月卒詩中原注今吏部相公為令狐楚楚自河東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檢校右僕射此詩於其時妓樓空歡崔氏歿世歌皆散賓館在慨令狐開散門庭徒存史稱令狐楚與裴度鄭覃皆累朝者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此南省賓館之所以興慨也按楚為尚書僕射自太和七年至開成元年凡四載距崔戎卒時為太和八年亦三載此詩所謂二年歌哭者以結句我欲西征考之當不出太和九年及開成元年春義山將赴京應進士舉之若至開成元年四月則令狐楚又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得如詩注中仍為相公矣

搖落

搖落傷年日羈留念遠心水亭吟斷續月幌夢飛沈古木含風久疎螢怯露深人閑始遙夜地迴更清砧結愛曾傷晚端憂復至今未諳滄海路何處玉山岑灘激黃

牛暮雲屯詩白帝陰遙知露灑意不減欲分襟

補照詩月幌垂霧羅補陸機悲哉行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楚詞觀妙秋之遙夜補王筠詩同衾遠遊說結愛久相離謝莊月賦端憂多暇補謝朓詩見就玉山岑水經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補元和郡國志公孫述子魚復有白龍出井中因號魚復為白帝城杜甫詩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星按此與梓州府罷同時之作詩中有黃牛峽白帝城地近梓州又有欲分襟語自為府罷也以搖落命篇者用宋玉九辯悲秋之義以自道其坎壈失職而志不也平

滯雨

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

偶題二首

小亭閒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水文簾上琥珀枕

傍有墮釵雙翠翹

補本草山躑躅一名山石榴補韓愈詩山榴躑躅少意思照耀黃紫徒為叢東宮舊事有烏韜赤花雙文簾七啟揚翠羽之雙翹

清月依微香露輕曲房小院多逢迎春叢定是饒樓鳥

一作飲罷莫持紅燭行

補七發往來游醺縱恣于曲房隱閑之中補王僧孺詩曲房褰錦帳迴廊步珠屐

月

過水穿樓觸處明藏人帶樹遠含清初生欲缺虛惆悵
未必圓時即有情

夜冷

樹遶池寬月影多村砧塢笛隔風蘿西亭翠被餘香薄

一夜將愁向敗荷

左傳楚子翠被豹舄招魂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先知風起月含暈，尚自露寒花未開。蝙蝠拂簾旌終展，轉鼠翻窗網小驚。猜背燈獨共一作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一作來。

廣韻暈日月旁氣月暈則多風王褒關山月風多暈更生南史柳世隆命典籤李黨取筆題簾箔旌招魂網戶朱綴銑曰織網于戶上以朱綴之程大昌曰網戶刻為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後世遂有直織絲網張之簷窗以護鳥雀者元微之詩網索西臨太液池是也柳惲起夜來曲颯颯秋桂響悲君起夜來星按此失偶後重過王茂元故宅之作感舊意少悼亡意多玩末二句可見益亦大中五年以後徐州府罷入朝時也

城外

露寒風定不無情，臨水當山又隔城。未必明時勝蟀蛤，一生長共月虧盈。

孟氏春秋月望則蟀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蟀蛤虛羣陰缺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鼓吹誌銘何志宗門東筆者無擇高位

延陵留表墓峴首，送沈碑敢伐不加點。猶當無愧辭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後，川原亦幾移。

方輿勝覽延陵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孔子常題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舊石湮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摹以傳沈炯歸魂賦賦峴首之沈碑補撫言李白奉詔草白蓮花序方不加點請安參詩萬言不加點七步猶嫌遲後漢書蔡邕刻石立碑蔡邕為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上隱晉書永嘉初陳國項崇賈逵不碑中生金人鑿取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便信口虛承恩神道碑刺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留

星按令狐楚之卒在文宗開成二年考其生平前後在書者自憲宗十四年七月至穆宗長慶元年七月罷又文宗太和九年十月至次年開成改元四月又罷今計不過兩載有奇此外則轉徙節鎮遂至于歿其時黨人方興此出彼入朝局多更臨歿命其子以誌墓無擇高位義山既為其文能知其意故深有慨于陵谷遷也若不得其時事則末二語殊不可解

北青蘿

殘陽西入崦於檢切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

獨敲初夜磬閑倚一枝藤世界微塵裏吾寧愛與憎

山海經崦嵫山下有虞泉日所入補常建詩松澗澄初夜暗色分遠目補楞嚴經田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補法華經譬如有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事全在微塵中時有智人嚴彼微塵出此經卷

戲贈張書記

星按義山文集有祭張書記文云故朔方書記張五審禮張書記疑即此人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

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

含風久平蕪盡日閑心知雨愁絕不斷若尋環

補顏延之詩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補李騫釋情賦起白雪於促柱奉綠水於危絃星按尋環當作循環史記高祖記贊三丁之謂也結環終而後始謝靈運詩四時循環轉寒暑自相承又元微之詩還招李庚李靜處杯巡環或尋循巡三字俱可通也

星按張書記文乃會昌元年作文內有云始自洛宮來游帝里論遊懸河文酬散綺據此則詩當作于元年前義山在長安時

幽人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碁罷正留僧星

斗同秦分人煙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別賦守丹竈而不顧補漢書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補李華會元殿賦靡淹秦山陂陀漢陵補白居易詩渭水細不見漢陵小於拳補鮑照代白頭吟人情感

雍既敗作也雍由起居郎出為和州刺史歷勳亂兵劫烏江雍不歸持牛酒勞之內實密表狀之民不之知輒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義山詩意蓋傷此事以已與杜趙李三掾皆莫能直其後人之冤亦有負於故府恩私也然凍水通鑑所載崔雍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崔雍二人為子弟乞全活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是則崔雍之罪大矣但義山以舊僚為詩不得不爾所謂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詩八句皆對老杜多有此格義山效之耳又按崔雍守和致寇事在懿宗咸通十年朱每孺氏所編義山年譜絕筆于宣宗大中十三年以為義山之卒不可考大約在大中咸通之間據此詩則咸通中義山尚在也

微雨

初隨林靄動稍共夜凉分窗迴一作過侵燈冷庭虛近水聞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譙之洽因寄一絕唐書

節度使有行車司馬一人

蓮幕遙臨黑水津羣鞬無事但尋春梁王司馬非孫武

且免宮中斬美人

水經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注水出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指是水也說文羣鞬所以戰弓矢也增韻羣鞬箭器鞬弓衣史記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為隊長即三令五申以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星按朱長孺題下注云南山終南山也是則雍州之南山矣而蜀中亦有南山詩中注云黑水南流入漢是則梁州之黑水矣而雍州亦有黑水若據梁州黑水則南山不應為雍州南山若據雍州南山則黑水不應為梁州黑水是則題注之山與詩注之水抵牾違背矣愚見蜀志後主紀建寧七年春諸葛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于南山下此題南山正謂此也詩中黑水則正謂梁州之黑水而非雍州之黑水蓋題稱趙官行軍乃節度之僚屬蜀中山南東西二道有節度使而雍州為唐之長安王畿之地固無節度則南山自為蜀中之南山明矣朱注題下誤今削之中卷有自南山北歸過分水嶺五律長孺亦注為終南山愚已就分水嶺地道有辨此又就黑水論之

曲江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隘州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康駢劇談錄曲江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

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升環周烟水
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加上巳之節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

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喚鶴老憂王室泣銅駝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陽宋云疑作傷春意未多

晉書樂志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補陸機傳宦人孟玖譖機於成都王穎言機有異志穎怒使牽秀收機秀兵至機因與穎牋詞其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種季自行路難華亭喚鶴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晉書索靖知天下將亂指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宋長孺箋舊唐書太和九年十月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工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解署思復升平故事乃指紫雲樓彩雲亭內出書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子銀臺門迎之壬午賜羣臣宴于曲江亭十一月有甘露之變流血塗地京師大駭十二月甲申勅罷修曲江亭館此詩前四句追感玄宗與貴妃臨幸時事後四句則言王涯等被禍憂在王室而不勝天荒地變之悲也

星按朱氏之論劃然分作兩截律詩無此章法即如所云前半亦蒙混未見翠輦金輿等字便切天寶時事後半亦鶴唳何以銅駝鶴唳二言忽入太和諸臣陸機死於宦官王涯輩亦死於宦官鶴唳一語屬之涯輩可也但王涯賈餗舒元與三人皆趨奉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又不與其事此豈老憂王室之人銅駝一語亦屬涯輩則不可也且天荒地變總結一篇若比傷春之言則別有事外之感只以憂在王室而不勝天荒地變之悲一語了之於本句之心雖折三字下句之傷春多一語皆若不可解者以愚求之此詩專言文宗益文宗時曲江之興罷與甘露之事相終始也曲江之修因鄭注厭災一言始之曲江之罷因李訓甘露一事終之故但題曲江而太和間時事足以概見矣起句言自從勅罷工役無復歸幸可望次句言自從涯等被禍空有冤鬼之聲三四一聯上句謂召取李孝本二女入宮因魏暮諫而出之下句謂初罷紫雲樓彩雲亭但有波聲而已此承起句望斷翠輦言也五六一聯上句謂王涯賈餗等被禍于宦官與陸機被收之時事略同下句謂鄭李石等憂國之孤忠與索靖心情無異此承次句空聞鬼悲言也七八二語上句言太和九年正當甘露之變固可傷下句言開成元年正月賜百官宴於曲江尤可傷也蓋痛定思痛之言此一篇之結構也如此解於時事乃親切於文氣乃貫通於法脉乃融會矣

景陽井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

濁泥猶得葬西施

隋書高頴先人建康晉王廣使馳詣頴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揚慎且墨子云西施之沈其美也蓋勾踐平吳後沈之於江杜牧所謂逐鴟夷者安知不謂子胥乎皮日休 娃宮懷古詩響簾廊中金玉步採香徑裏綺羅身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 效 李義山景陽井一首亦叶此意

故番禺侯以賊罪致不辜事覺毋者他日過其

門 霍漢書廣州南海縣即漢番禺地有番山禺山補史記南越志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此一州之主也補漢書地理志蜀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番禺其一都會也補南越志番禺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為名補新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中都督府有府二曰緜南番禺

飲鳩非君命茲身亦厚亡江陵從種橘交廣合投香不見千金子空餘數仞墻殺人須顯戮誰舉漢三章

補晉書庾懣傳懣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乃密奏之帝曰大命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那懣聞遂飲鳩而卒襄陽耆舊傳吳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事妻輒不聽後密遣人往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衡亡後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晉書吳隱之隆安中為廣州刺史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沈香一觔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靈宇記取投石門內水中後人謂之沈香浦亦曰投香浦補史記表蓋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補沈約誌方駿萬葉臣炫服千金子補杜牧詩泰逐三千客曾依數仞墻補書功多有厚賞不迫有顯戮補漢書高帝紀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星按此題措語甚古亦玉溪學杜之一端事覺毋者一語乃謂獲罪之後其事得以覺察蓋無有也毋無古皆通用他日過其門一語以下更不置傷弔字尤有蒼涼情致古人留心於詩題即此可見惜未考得番禺侯為何人耳

咏雲

捧月三更斷藏星七夕明纔聞飄迴路旋見隔重城潭暮隨龍起河秋壓雁聲只應惟宋玉知是楚神名

星按此非咏雲蓋寓言文宗所納宮女既而復出者也按開成元年閏四月取李孝本二女人宮七月以左拾遺魏謩諫出之三年十月又取郭收二女人宮十一

月以翰林學士柳公權諫出之此詩前六語正敘其既入復出之事末二語以神女結用楚王暮雨朝雲此題之所以託為咏雲也

夜出西溪

東府憂春盡西溪許日曛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柳好休傷別松高莫出羣軍書雖倚馬猶未當能文

山謙之丹陽記東府城地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也東則丞相會稽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故俗稱東府補元經冬十月城東府補薛氏傳城東府者何尚書府也自道子元顯分東府西府掌其軍至劉裕因之居東府補漢書息夫躬傳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跡而狎至補宋蘭歌軍書十二卷卷卷有命名晉書桓溫北征鮮卑喚表虎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補張說詩倚馬賦神功星按朱長孺云時義山在河東公幕府故結語云然此不待言矣前仍有西溪二詩皆幕中作思有總論在前

效長吉

長長漢殿眉窄窄楚宮衣鏡好鸞空舞簾疎燕誤飛君

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

庾肩吾詩細腰宜窄衣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柳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輕黃惹嫩條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宮先騁舞姬腰清明帶雨臨官道晚日含風拂野橋如線如絲正牽恨王孫歸路一何遙

補范雲詩春風柳線長補李賀詩草細堪梳柳長如線補沈約詩楊柳亂如絲星按此則咏柳與前諸柳詩之有寄託者不同至於結句有類於自感遠客而其實不然折柳送行柳之本事故咏柳定以人結也

九月於東逢雪

朱長孺云於東南於東也

舉家忻共報秋雪墮前峰嶺外他年憶於東此日逢粒

輕還自亂花薄未成重豈是驚離鬢應來洗病容

補史參詩秋雪春仍下補白居易望終南秋雪詩徧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

四皓廟

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
豈得虛當第一功

補史記留侯世家今以三十五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補列仙傳赤松神農時雨師補淮陰侯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補蕭相國世家關內侯鄂君進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補狂甫詩今代麒麟問何人第一功
聖按此詩非為蕭張定高下也意謂安太子一事蕭何自無法不得不讓留侯此蕭耳是極贊留侯之辭

送阿龜歸華

草堂歸意背烟蘿黃綬垂腰不奈何因汝華陽求藥物
碧松根下茯苓多

初學記四百三百二百石皆黃綬一采純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漢官儀黃綬綠八十首長丈七尺別錄茯苓生大松下二月八月採陰乾唐本草茯苓第一出華山形極麗大雍州南山亦有不如華山

九日

曾共山翁星按翁當作公把酒時一作危霜天白菊繞堦墀十年泉下

無人問一作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藉空教楚

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一作問無因再得窺

星按朱注山翁山簡也以此彭陽公愚意當是山公誤為山翁耳山公山濤也晉書濤所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故事以此令狐楚為宜朱意以山簡有習

此之醉詩言把酒遂謂為簡然襄陽童兒歌亦曰山公惟李白詩有笑殺山翁醉
似泥之句漢書大宛馬嗜首藉上遣使者採歸種之離宮說文江離靡蕪博物志
芎藭苗曰江離根曰靡蕪楚詞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補應璩與滿
公琰書外嘉郎君謙下之德注滿寵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其子曰郎君周禮天
官掌舍設椹桓再重注椹桓謂行馬補漢官儀光祿大夫秩比千石不

言屬光祿勳時門施行馬以旌別之漢書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
錢夕公箋文宗時李宗閔牛僧孺令孤楚與李德裕大相仇怨德裕相武宗五年
雖未嘗忘情於太牢然救楊嗣復李珣之死猶有大臣之度大中初立贊皇萌驂
乘之禍令孤絢當國舉贊皇之客誅剪無子遺矣義山自開成登第後累辟王茂
元鄭亞盧弘正府三人皆太尉委用故絢尤深惡之十年秉政抑之終於使府絢
真險刻寡恩哉

星按舊人說此詩者以為題令孤絢之聽壁駁之者以為楚客字不避絢之家諱
必非題壁此論得之况明言貴施行馬東閣難窺又何從題壁耶然要為怨絢而
作無疑也通篇訓詁往往有不得其腹聯承後之解者皆由誤看有所思二字以
為承上思山公把酒之時不知其為透下思郎君官貴之日也史家行文之法多
有伏筆然後遙接為詩何獨不然若以有所思為思山公則腹聯緊接竟怨令孤
楚矣若其史傳受知於楚辟為幕官又授以箋奏之學而義山祭令孤公文云將
軍樽旁一人末白十年忽然嫺宣甲化則深感奏辟正與此首前四句合豈有之
思其不加栽培而敢怨於淪落失所者乎此詩蓋感其先世之舊德而歎後人之

不古若也首以山公喻楚正謂其表奏辟請有如山公之故事薦賢共把酒卮又
謂其門下曲宴不啻安昌之親厚門生也此乃即景興懷姑舉一時一事言之耳
無端十年又逢九日於是感傷泉下消息渺然歎息樽前有思時事思之者何思
郎君也郎君之官今已貴顯使念世舊何惜栽培無如屢啟陳情竟不之省轉謂
無行唯謫排擠是則不能如張騫之求天馬首荷常培但能為上官之譖騷人江
華哀怨末則直據其情事明點其指歸以結有所思三字及腹聯二語又暢言其
見絕之深不但望斷於加恩亦且禮絕於晉接東閣者公孫丞相見賢之地以比
楚之第宅乃屬楚非屬絢也其時言絢但謂官貴則猶屬未相之先不然韋平繼
拜則立言不止於官貴者詩當在絢為學士或為舍人時作但絢為學士為大
中二年義山從鄭亞在嶺表絢為舍人為大中三年義山乃自嶺表入朝詩當作
於其時

僧院牡丹

葉薄風才倚枝輕霧不勝開先如避客色淺為依僧粉
壁正蕩水細幃初卷燈傾城惟待笑要裂幾多繒

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之聲祭為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宋云一作陵誤詩前身應是梁

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鎖利鬢絲休歎雪

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原注時杜奉詔撰韋碑

杜牧杜秋娘詩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憲宗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西谿叢語新書李德裕傳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南部新書杜仲陽即杜秋也南史江總字總持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僕射入陳歷官尚書令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魏志注魏武令曰長史王必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吳越春秋闔閭使歐冶子造一劍一干將一鑊鉞杜牧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宋云按牧之杜秋娘詩乃自寓天涯遲暮之感耳故此詩有鬢絲休歎雪霜垂之句晉書羊祜都督荊州甚得江漢之心卒時年五十八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其上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名之曰墮淚碑通鑑大中二年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上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記之

星按江總仕梁又仕陳後又仕隋然唐詩人多屬之於梁不獨此詩杜工部亦有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之句殊不可解

高花

花將人共笑籬外露繁枝宋玉臨江宅墻低不礙一作窺

星按此偶有所見而作非咏花也

嘲桃

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開了却擬笑春風

星按此比與之體也為負已者而發

送豐都李尉

唐書豐都縣屬忠州義寧二年析臨江置

萬古商於地憑君泣路岐固難尋綺季可得信張儀兩氣燕先覺葉陰蟬遽知望鄉尤忌晚山晚更參差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為

僧徒故有第五句唐書方鎮表元和十五年賜曹潛節度使號天平軍節度使唐詩紀事置州

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楚鎮滑臺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攝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學於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為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悼而卒頗傳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稍遷撫州刺史後假節邕交沒而藁殞其地舊唐書大中三年二月貶殿中侍御史蔡京為澧州司馬通鑑咸通三年京以左庶子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後賜自盡

罷執霓旌上醮壇慢粧嬌樹水晶盤更深欲訴蛾眉斂
衣薄臨醒玉豔寒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
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子細看

高唐賦霓為旌翠為蓋西都賦虹旒霓旌法苑珠林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足不躡屣踐行泥穢中奮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曰白足阿練也

星按唐詩紀事云令狐文公在天平後堂宴樂蔡京時在座是則令狐公之為令狐楚明矣朱長孺誤讀為天平公遂疑下文不應又出令狐公著有論說既而以為不當又作補箋引據唐人朱關書彭陽公碑陰云文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蒞京辟李商隱遂定此詩為作於令狐楚鎮鄆之日但疑天平公座中公字恐是衍文後又載潘畊之論以天平公座四字斷句以為公座者即紀事所云後堂宴樂也作天平公讀者失之愚謂公座二字潘說甚是天平之不得稱公猶之前開府之不可稱公一例也蓋公上只貫其郡望不冒以官地前獻寄舊府開府公詩愚論之詳矣中聯白足禪僧本題注為蔡京青袍御史不知所謂若以為自謂此時方署巡官安得遽兼御史若別有一人同在座中者則當與京一例於題注明若亦屬京則京為御史在大中三年去太和三年遠矣事不可考姑且闕疑又接朱注云座中有官妓非也大都女道士之在鎮府醮祭者故起句如此而未句又有不敢公然之語若妓則醮壇何指又何不可子細看乎

江上憶嚴五廣休一本入集外詩

征南幕下帶長刀夢筆深藏五色毫一作豪逢着澄江不敢

詠鎮西留與謝功曹

南史謝朓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除新安王中軍記室

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

星按中卷有鄭州獻從舍人
發詩意此從叔即舍人夢也

莫歎萬重山君還我未還武關猶悵望何況百牢關

星按文集有為裴上崔相國啟云某本洛下諸生此詩蓋送舍人歸洛下而
之梓州故曰君還我未還也水經注武關秦之南關通南陽郡寰宇記百牢關
漢中故結言武關近洛下而猶悵望何況遠歷百
牢而之梓州耶詩當作於大中三年將赴東川時

訪隱

路到層峰斷門依老樹開月從平楚轉泉自上方來

白羅朝饌松黃暖夜盃相留笑孫綽空解賦天台

謝朓詩平楚正蒼然注平楚叢木廣遠也維摩經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
沙佛土補師士元詩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潘岳閑居賦綠葵含露
白薤負霜唐本草薤是非類有赤白二種白者補而美補杜甫詩甚聞霜薤白重
惠意如何本草松花名松黃服之輕身文選注孫綽聞天台山神秀可以長往因
使圖其狀
遙為之賦

寓興

薄宦仍多病從知竟遠遊談諧叨客禮休澣接冥搜

好頻移榻雲竒不下樓豈關無景物自是有鄉愁

補尚濟詩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兼詩休澣自公日天台賦序遠寄冥搜

東南

東南一望日中烏欲逐羲和去得無且向秦樓棠

星按棠
疑作桑

樹下每朝先覓照羅敷

樂府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
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星按樂府陌上桑一作羅敷豔歌一作日出東南隅行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
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
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
以自明此詩蓋借其意以自寓也言我已為王茂元鄭亞柳仲郢之幕客自當

自天安忍背其知口之恩即詩中棠樹
之詠桑與之合棠則無謂矣

歸來

舊隱無何別歸來始更悲難尋白道士不見惠禪師草
徑蟲鳴急沙渠水下遲却將波浪眼清曉對紅梨

朱長孺云按集內有贈白道者絕句一首此詩白道士即其人也又李洞有贈三
惠師詩韓退之有送惠上人詩亦與義山同時人有引晉釋白遠及惠遠者非是
星按唐人以時人屬對入詩者白香山往往有之此詩白道士惠禪師自是時人
斷非晉釋白遠惠遠且白遠或可稱道人亦不可稱道士况晉時只有講師律師
亦無禪師之稱朱云白道士即集中贈詩之白道者此說良是至惠禪師乃引李
洞贈詩之三惠師及退之贈詩之惠上人以為與義山同時愚謂退之李洞前後
時代遠不相合考上卷有酬崔八早梅詩自注云時予
在惠祥上人講下則此惠禪師的是惠祥上人無疑也

子直曰昌李花

朱長孺云長安志西陽雜俎載令狐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而李商隱詩多言晉昌里第未詳按令狐綯字子直以此詩考之晉昌乃綯之居也

吳館何時熨秦臺幾夜熏綃輕誰解卷香異自先聞月

裏誰星按誰應作寧無姊雲中亦有君樽前見飄蕩愁極客襟分

吳越春秋闔閭城西硯石山上有館娃宮星按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二句已見上卷梅花詩此詩誰字重應依上卷作寧為是馮結句似有怨子直不復收卹之意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

舊唐書河清縣四年置大基縣先天元年改為河清

勝槩殊江右佳名遍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
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寓目

園桂懸心碧池蓮飲眼紅此生真遠客幾別即衰翁小

幌風烟入高窗霧雨通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櫳

道源注廣韻飽也厭也佛書眼以色為食補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補楚詞樂莫樂兮新相知補鮑照詩衝波見新智

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號州

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

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靜院居蒲中之勝境文

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此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首陽山

紫府丹成化鶴羣青松手植變龍文壺中別有仙家日

嶺上猶多隱士雲獨坐遺芳成故事寒帷舊貌似元君

自憐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補神仙傳蘇仙公得道數歲之後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君彈我何為補洞仙傳丁令威者遼東人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嘗暫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頭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

非何不學仙家墨墨補李白詩不知曾化鶴遼海歸幾度抱朴子松樹三千年者皮中有疑脂狀如龍文陶以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補莊子哀時命窮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補張華詩誰與託遺芳佇立獨咨嗟老子內傳受元君相圍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常建詩夢寐升九崖李龜逢元君補詩小雅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星按此退居永樂時作之

賦得桃李無言

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應候非爭豔成蹊不在言靜

中霞暗吐香處雪潛融得意搖風態含情泣露痕芬芳

光上苑寂默委中園赤白徒自許幽芳誰與論

星按此詩與前賦得月照水池者是試帖題固似之詩體尤似或即義山試席之作

登霍山驛樓

唐書義寧元年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置霍山郡有霍山祠

廟列前峰迴樓開四望窮嶺巖嵐色外陂雁夕陽中弱

柳一條露衰荷一面宋云一作向非風壺闕有狂孽速繼老生功

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說文巖小窟也爾雅有螿毒者或謂之甘口鼠漢書上黨郡有壺口關有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壺守記壺關在潞州城東二十五里因山似壺故名唐書高祖兵發太原次靈石縣隋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太宗與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壻劉弘基就斬之遂取霍邑

星按結句所謂狂孽者朱長儒注謂劉稹得其實矣其言速繼老生功者謂武宗與李德裕定策討澤潞以王元逵為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東面招討使與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河東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合力討之五道齊進又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時惟王元逵奏拔宣武柵擊堯山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于絳州兼請益兵何弘敬且為之奏置而王茂元有疾李德裕言彥佐等逗遛顧望賜詔切責未幾茂元薨是時義山為茂元書記詩當作於其時蓋有望于彥佐諸人也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原注時昭義已平

仙郎倦去心鄭驛蹙登臨水色瀟湘闊沙程朔漠深鷓
舟時往復鷗鳥恣浮沈更想逢歸馬悠悠嶽樹陰

題小松一作柏

憐君孤秀植庭中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寂寞
雪霜多後始青葱一年幾變一作度枯榮事百尺方資柱石
功為謝西園車馬客定悲搖落盡成空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唐書地理志天寶二年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改會昌為昭應沿溫泉宮之西北方鎮表大歷元年相衛六州節度賜號昭義軍節度建中元年昭義節度兼領澤潞二州徙治潞州唐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子稹拒命目為留後詔以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合兵討之星按李郎中充昭義攻討竊疑下有關文蓋是時業以王元

達何弘敬為招討不應又有攻討之設考唐書百官志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副都統以下官屬只有行軍長史行軍司馬行軍左右司馬判官掌書記行軍參謀前軍兵馬使中軍兵馬使後軍兵馬使中軍都虞候各一人其元帥都統招討使掌征伐兵罷則省所載止此不聞別有攻討也况郎中之官唐制正五品亦不足與諸節度同充攻討以詩考之第二句云詔選名賢贊武功乃招討使之幕官耳再按百官志招討幕職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然則李郎中所充當是行軍司馬再上亦不過長史題下當有行軍長史行軍司馬等字而脫之耳

將軍大旆掃狂童詔選名賢贊武功暫逐虎牙臨故終
遠含雞舌過新豐魚遊沸鼎知無日鳥覆危巢豈待同
早勒勲庸燕石上佇光綸綉漢廷中

左傳祁瞞亡大旆之左旒星按狂童指劉稹即李德裕所謂劉稹驍孺子耳漢劉奴傳本始二年遣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出五原左傳晉人謀去故終志絳州春秋時屬晉即故絳與新田之地漢官儀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秦事如運與陳伯之畫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補文心雕龍才華清英勲庸有聲

其出如綸補柳宗元代謝出鎮美捧對綸綉不知所圖星按題曰行次昭應縣則去河東而近長安之地蓋茂元卒而復入京師也五六以鼎沸之魚危巢之鳥比澤潞叛賊乃親自軍中得其將平之情勢故告李郎中論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雄恤將士士卒樂為之致死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未幾澤潞果平義山蓋有先見矣

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卷簾飛燕還拂水
開戶暗蟲猶打窗更闌前題采云一作頭非已披卷仍斟昨夜未
開缸誰人為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

唐書河中府河東郡本蒲州屬河東道星按文集有為同州任侍御憲上崔相國故任中丞或即任憲

李義山詩集卷下

萬里誰能訪十洲新亭雲構壓中流河鮫縱翫難為室
海蜃遙驚耻化樓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
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

補注浩然詩鱗字鱗鮫室人烟接島夷更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補蘇味道詩似含龍劍還疑映蜃樓唐書河中府河西縣有蒲津開元十二年鑄八牛并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
星按此亦退居永樂時作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宋長孺云武威公王茂元也本集偶

成轉韻詩武威將軍使中俠舊唐書交城縣屬太原府隋分晉陽縣置取縣西北古文城為名

信陵亭館接郊畿幽象遙通晉水祠日落高門喧燕雀
風飄大樹撼一作感熊羆新蒲似筆思投日芳草如茵憶吐

時山下祇音支一作只今黃絹字淚痕猶墮六州兒

水經注晉水有唐叔虞祠側有涼堂雜樹交蔭希見曠景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晉川之中最為勝處瑋雅能好舉木引氣爾雅注羆猛獸多力能拔樹木補謝靈運詩新蒲合紫茸後漢書班超為官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乎謝萬春遊賦草靡靡以成茵漢書丙吉馭吏嗜酒醉嘔丞相車上西曹吏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補白居易詩知君未慣吐車茵魏略邯鄲淳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楊修讀之即解曹操行三十里乃悟曰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壘白受辛器辭字也言絕妙好辭與修合宋長孺云按茂元開成中授忠武軍節度會昌中授河陽軍節度舊書地理志忠武軍管許陳蔡三州河陽軍管孟懷衛三州故曰六州

星按項聯高門大樹四字乃敘事非寫景也高門用西漢于公事言茂元有德于民大樹用東漢馮異事言茂元有功於國此結句之所以淚痕猶墮六州兒也若認你交城舊莊之景于腹聯之感懷私恩者得矣于結語用羊祜事無根朱本失注未暢詩首起句信陵亭館朱注引一統志開封信陵亭又以為茂元廊坊節度王栖曜之子故以信陵比之大非信陵亭館猶之孟嘗門下平原座上養士者之耳若拘拘求魏無忌之故跡則開封之去太原甚遠詩所謂遙通晉水祠者
比茂元為節度公子尤為無著今刪之

贈田叟

荷蓀衰翁似有情相逢攜手遶村行
燒畝曉映遠山色
茂樹暝傳深谷聲鷗鳥忘機翻淡洽
交親得路昧平生
撫躬道直誠感激在野無賢心自驚

韻會畚火種田也杜甫詩燒畝度地偏列子海上人好鷗者每旦至海上鷗至者百數其父曰取來吾玩之明日至海上鷗舞而不下補畫野無遺賢疏在野無遺賢

星按此詩借忘機之田叟形排擠之故人五六一聯劃然界斷結用野無遺賢者天質中李林甫為相盡斥上書獻賦者以野無遺賢為玄宗賀其蔽賢欺君如此然則今日之扼塞義山者亦以為野無賢耶在野二字是道田叟却是隱隱自寓故曰撫躬曰心驚也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原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唐書蔚州與唐郡屬河東道隋雁門

郡之靈邱上谷郡之飛狐縣地武德六年置蔚州契苾何力傳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貞觀六年隨其母率眾千餘家詣沙州奉表

內附後以軍功封涼國公星按唐書回鶻傳武宗詔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河仲武合蔚州契苾

使君疑即契苾通

尙年部落到陰陵奕

一作

世勤王國史稱夜掩牙旗千帳

雪朝飛羽騎一河冰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出白

登日晚鷓鴣泉畔獵路人遙識

一作

邛都鷹

補漢書鮑宣傳部落鼓鳴男女遮迺補晉書咸寧五年春三月匈奴都督拔奕虛率部落歸化朱長孺云按史記顛頊任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陰陵疑即幽陵唐書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酋率眾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向力三子明光貞明襲爵涼國公光右豹韜衛將軍貞司膳少卿補周禮春官大宗伯秋見行親注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補左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謝靈運撰征賦序羽騎盈途飛於蔽日補南史臧盾傳弟厥為晉安太守下車宣化兕黨皆襁負而出補公羊傳昭公走之齊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饑未就致致糗於從者補鮑照詩成軍入土門士女獻壺漿漢書注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唐書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鷓鴣泉寰宇記鷓鴣泉在豐

陳後主詩岸草發青袍道源注在昉知已賦過龍津而一思望鳳條而再翔三秦
記河津一名龍門龜魚之屬不得上上即為龍補晉書孫綽傳綽嘗鄙山濤謂人
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
以元禮明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星按此為大中元年作義山自會昌四年移居
永樂至此凡四年也此後遂出應鄭亞之辟矣

和劉評事永樂閑居見寄

白社幽閑君暫居青雲器業我全看封諫草歸鸞掖
尚賁衡門待鶴書蓮聳碧峰關路近荷翻翠扇水堂虛
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時驚落蠹魚

晉書董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五君詠仲容青雲器補
杜甫詩背人焚諫草楊汝士詩文章舊價留鸞掖補詩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北山移文鶴書赴隴善注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
用在漢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有其稱采長孺云蓮聳碧峰謂蓮花峰補許渾
詩烟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
白露秋補常袞詩香銷蠹字魚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郢曲新傳白雪英素色不同籬下發
繁花疑自月中生浮杯小摘開雲母帶露全移綴水精
偏稱含香五字客從茲得地始芳榮

補潘岳秋菊賦真人採其實補鮑照詩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謝靈運永嘉記
百卉正發時聊以小摘供日郭頌魏晉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即虞松作表再呈
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經時竭思不能改中書即鍾會取草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
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補
鍾會菊花賦
俯弄芳榮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年之作

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沈一會中劉放未歸雞樹老

鄒陽新去兔園空寂寥我對先生柳赫奕君乘御史驄
若向南臺見鶯友為傳垂翅度春風

魏志劉放字子棄涿郡人詡王松附太祖以放參司空軍事後與孫資以典機任
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
圖間之薦曹爽為大將軍獻筆皆免急就篇注草茨樹一名雞棲竊霍峒詩桂枝
家共折雞樹代為傳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補王維詩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
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補杜甫詩屢入將軍第仍騎御史驄通典御史
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魏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
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駕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灑池補杜甫詩青冥却
垂翅

喜雪

朔雪自龍沙呈祥勢可嘉有田皆種玉無樹不開花

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寂寞
門扉掩依稀履跡斜人疑遊麴市馬似困鹽車洛水妃
虛妬姑山客漫誇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慚巴粉署闡全
隔霜臺路正賒此時傾賀酒相望在京華

補陳後主樂府龍沙飛雪輕補劉庭琦瑞雪篇何處田中非種玉誰家院裡不生
梅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統扇皎潔如霜雪詩曹風麻衣如雪法書要錄王羲之
性好鵝山陰曇曠村有道士養好者十餘王往求市易道士言府君若能自屈書
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王住半日為寫畢籠鵝以歸錄異傳漢時大雪積地丈
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
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秉哲餅賦重羅之麪塵飛雪白張說對雪詩積如沙
照月散似麪從風百居易雪詩北市風生飄散麪東樓日出照凝酥戰國策驢服
鹽車而上太行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儼官儀省中皆胡粉塗
壁故曰粉署通典御史
為風霜之任故曰霜臺
星按此詩亦似試帖之作有妥貼而無排募自是銀袍鶴立
者束縛於三條官燭下所為非灑橋驢子背上尋來者也

柳枝五首

有序○星按唐時女子多以楊柳為名白香山侍兒名楊枝所謂驚駱馬今故楊柳枝是也韓昌黎侍兒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是也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饒好賈鳳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

兒子獨念柳枝生十七年塗粧縮髻未嘗竟已復起去

吹葉嚼蔬調絲撒音管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

音居其傍與其家接故往來者聞十年尚相與疑其醉

眠夢一本有物字斷不娉余從昆讓山比柳枝居為近他日春

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

人有此誰人為是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

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叔乞詩明日余比馬出其巷柳

枝了髮畢粧抱立扇下風鄣一袖指曰若叔是句後三

日隣當去濺音裙水上以博香山待與郎俱過余諾之

會所友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卧裝以先不果留雪

中讓山至且曰為東諸侯取去矣明年讓山復東相背

於戲上因寓詩以墨其故處云

補史記貨殖傳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也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補漢書高祖紀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追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補杜甫詩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補晉書龜茲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北史竇泰傳泰母夢風雷有娠期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渡河前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為御史中尉王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並為醮食士女湔裙度厄史記索隱戲上在新豐縣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曰水名也

花房與蜜脾蜂螭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

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

補張率詩章臺迎夏日夢遠感春條

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去聲寒漿東陵雖五色不忍值治去聲牙

香

補宋書符瑞志漢桓帝建和二年河東有嘉瓜兩體共蒂補晉樂府金瓶素綆汲寒漿阮籍詩音聞陳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柳枝井上蟠蓮葉浦中乾錦鱗與繡羽水陸有傷殘

鮑照芙蓉賦戲錦鱗而夕映耀繡羽以晨過

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

燕臺四首

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蜜房羽客類芳心

冶葉倡條徧相識暖藹輝遲桃樹西高鬟立共一作共五桃鬟

齊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醉起微陽若初

曙映簾夢斷聞殘語愁將鐵網罟珊瑚海闊天翻迷處

所衣帶無情有寬窄春烟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

知願得天牢鎖冤魄夾羅委篋單綃起香肌一作眠冷襯瑋

瑋珮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

右春

補班固終南山賦碧玉挺其阿蜜房溜其巔補庾信詩燕送歸菱井蜂銜上蜜房朱長孺云蜜房蜂房也郭璞蜂賦亦託名於羽族高唐賦雲無處所補孟浩然詩江上空徘徊天邊迷處所補晉書天文志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

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石城景物類黃泉
 夜半行郎空柘彈綾扇喚風闐闐天輕帷翠幕波淵旋
 蜀魂一作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棉桂宮留影光難
 取嬌薰蘭破輕輕語直教銀漢墮懷中未遣星妃鎮來
 去濁水清波何異源濟河水清黃河渾安得薄霧起細
 裙手接雲駟呼太君

右夏

宋玉諷賦君不御兮妾誰怨死日將至今下黃泉補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以柘木為彈真珠為丸以彈鳥雀道源注南部烟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柘彈補何遜詩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勒補顏延之曲水詩序天動神移淵旋雲被補王初詩猶殘仙媛前裙水幾見星妃度穢塵補傅玄和秋胡行清濁必異源梁范靜妻沈氏竹火籠詩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綉裙實詰駕風鳴雲駟雲笈七籤太微中有三君一曰太皇君道源注道書有太極道君太虛上真元君星按漢武內傳上元

大人遣一侍女答問云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按定天元又酉陽雜俎太乙君詩臘天秩萬二千石此太君未知孰是

月浪衝一作衝天天宇濕涼蟾落盡疎星入雲屏不動掩孤
 嶼西樓一夜風箏急欲織一作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却
 相怨但聞北斗聲迴環不見長河水清淺金魚鎖斷紅
 桂春古時塵滿鴛鴦茵堪悲小苑作長道玉樹未憐亡
 國人瑶琴一作瑟悵悵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鈎鸚鵡
 夜驚霜喚起南雲繞雲夢雙瑤丁丁聯尺素內記湘川
 相識處歌脣一世銜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

右秋

陶潛詩昭昭天宇闊古詩河漢清且淺補王損之曙觀秋河賦孤星迴泛狀清淺之沈珠殘月斜臨似滄浪之垂釣一品集平泉莊有剡溪之紅桂南史文惠太子

求東田起小苑補唐書禮樂志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補杜甫詩越羅與楚練錦裙記惆悵金泥簇蝶裙補王祭七釋珥照夜之雙璫補阮籍詩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璫

天東日出天西下雌鳳孤飛女龍寡青溪白石不相望
堂中遠甚蒼梧野凍壁霜華交隱起芳根中斷香心死
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嬋娟子楚管蠻絃愁一槩
空城舞罷腰支在當時歡向掌中銷桃葉桃根雙姊妹
破鬟矮一作委墮凌朝寒白玉燕釵黃金蟬風車雨馬不持
去蠟燭啼紅怨天曙

右冬

陳啟源曰按古今樂錄云神絃歌十一曲五曰白石郎六曰河漢小姑青溪白石正指此也謝朓詩雲去蒼梧野補李白詩幽桂有芳根補庾信詩香心未起

善天文志注羿請無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為蟾蜍

早按四詩乃子夜四時歌之義而變其格調者詩無深意但豔曲耳其格調與河內詩皆取法于長吉

河內詩二首

鼉鼓沈沈虬水咽秦絲不上蠻絃絕常娥衣薄不禁寒
蟾蜍夜豔秋河月碧城冷落空蒙一作蒙烟簾輕幙重金鈎
欄靈香不下兩皇子孤星直上相風竿八桂林邊九芝
草短襟小鬢相逢道入門暗數一千春願夫閨年留月
小梳子交加香蓼音了繁停辛竹苦留待君

右一曲樓上

補江總詩鮫燈落花殊未盡虬水銀箭莫相催古今注漢額成廟槐樹悉設扶老鈎欄李賀宮娃歌啼蛄弔月鈎欄下補王建宮詞風簾水閣壓芙蓉四面鈎欄在

李義山詩集卷之六

水中道源注真誥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
名觀靈字衆愛于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又有妹觀香成道受書
為紫清宮內侍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子喬兄弟得道者七人其眉壽是觀香之
同生兄亦得道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前引補隋唐書話車駕出刻烏於竿上曰相
風竿今橋鳥乃其遺意傳玄相風賦棲神鳥于竿首先賢傳太僕寺丞高岱立一
竹竿于前庭其上有樞機標以雞尾相風色以驗吉凶補庾信詩桂樹懸知遠風
竿詎肯低補隋王胄詩吹動相風竿漢舊儀元豐六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金色綠
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補盧思道詩春朝露濕九芝田本草梔子味辛藜
苦味

閨門日下吳歌遠陂路綠菱香滿滿後溪暗起鯉魚風
船旗閃斷芙蓉幹輕一作傾身奉君畏身輕雙橈兩漿樽酒
清莫因風雨罷團扇此曲斷腸惟北聲低樓小徑城南
道猶自金鞍對芳草

右一曲湖中

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梁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西曲補
則有續續叢蒲綠菱紅蓮浦蕭蕭士泛舟蓬山序紅藻照灼綠菱採藻提
鯉魚風九月風也梁簡文帝詩燈生陽燧火塵散鯉魚風李賀詩鯉魚風起
三春老呂氏春秋有娥氏二佚女帝吟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
龍塗山歌于候人始為
西吳中以為詞殊不可曉且其言皆女子送遠之情豈離家遠遊時託為閨房之
詞耶古人嘗好為夫婦相贈答之詞如陸機為顧彥先贈婦又為陸思遠
婦作為周夫人贈車騎如此之類往往有之則義山之屬託言可知也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星按五經為有唐一代科
名之制新書選舉志科之

目有明經明經之別有五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
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
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
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
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文理通粗為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此歲舉常選之一也

建國宜師古興邦屬上庠從來以儒戲安得振朝綱叔

世何多難茲基遂已亡泣麟猶委吏歌鳳更佯狂屋壁
 餘無幾焚坑逮可傷挾書秦二世壞宅漢諸王草草臨
 盟誓區區務富强微茫金馬署狼籍鬪雞場盡欲心無
 竅皆如面正墻驚疑豹文鼠貪竊虎皮羊南渡宜終否
 西遷冀小康策非方正士貢絕孝廉郎海鳥悲鐘鼓狙
 公畏服裳多岐空擾擾幽室竟悵悵凝邈音莫為時範虛
 空作士常何由羞五霸直自咎音同三皇別派驅楊墨他
 鑣並老莊詩書資破冢法制困探囊周禮仍存魯隋師
 果禪唐鼎新麾一舉革故法三章星宿森文雅風雷起
 退藏縲囚為學切掌故受經忙夫子時之彥先王跡未

荒褐衣終不召白首興難忘感激殊非聖棲遲到異裝

片辭褒有德一字貶無良燕地尊鄒衍西河重卜商式

閻真道在擁篲信謙光原注外舅太原公亦受經于公也獲預青衿列叨來

絳帳旁雖從各言志還要大為防勿謂孤寒棄深憂許

直妨叔孫讒易得盜跖暴難當雁下秦雲黑蟬休隴葉

黃莫踰一作巾屨念容許後升堂

補書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補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補禮記禮在醫宗書在上座補劉孝綽詩橫經在上座家語哀公曰終沒吾世弗敢以儒為戲矣補元稹詩誓遣朝綱振忠鏡翰苑輸補劉峻廣絕交論叔世民訛狙詐騰起補詩周頌未堪家多難補元稹詩陸通歌鳳也無端補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昭王時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孔子適楚接輿過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哀也補書序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補左傳子產對曰昔我

桓公與商人皆出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補漢書溝洫志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為渠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後漢馬援傳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馬子雷班門外更名雷班門曰金馬門漢書東方朔公孫弘皆待詔金馬門補陸機詩蜀有金馬署又點銅龍門補史記滑稽傳杯盤狼藉補袁盎傳盎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補蘇頌詩東連歸馬指南指鬪雞場補莊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忽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補後漢書左雄傳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補西征賦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墻補寶氏家傳寶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唯攸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察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補唐書盧若虛傳若虛多才博物時有獲異鼠者豹首虎體大如拳職方幸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者豹文而形小一座皆驚揚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狼而戰補晉書郭璞行至廬見太守胡孟康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補孫逖丹陽行傳聞一馬化龍南渡衣冠亦願從補易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補西都賦輟而勿康補用西遷補詩大雅汜可小康補漢書董仲舒傳陛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補後漢書詔光祿勳與中郎潏遷孝廉郎補古詩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補和子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

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江淹詩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廣雅猴一名狙莊子狙公賦芋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朝四而暮三眾狙皆喜補杜甫詩歲拾橡栗隨狙公莊子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嚙挽裂盡去而後噉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補莊子戒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禮記瞽者無相偃俛乎其向之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補梁書元帝紀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自然疑貌補法華經其佛常處虛空為眾說法補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曹植與楊德祖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補北史同源別派莊子儒以詩禮發冢補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發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皆為著作隋宜分析皆有考証莊子將為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局鑰補禮記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書右秉白旄以麾補阮籍大人先生論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補任昉禪書取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補吳志薛瑩傳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補謝朓詩平臺盛文雅西園富羣英補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漢書夏侯勝黃霸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乃出史記晁錯以文學為太常學故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帝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以尚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補晉書王濟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補孔融薦禰衡表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後漢書桓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得解史通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禮記五十異張注張糧

也補柳宗元文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補書天命有德補正義序夫子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補詩大雅毋縱詭隨以謹無良補史記正義燕地尾箕之分野補江淹獄中上建平王書飛霜擊於燕地補史記孟子傳其次鄒衍後孟子補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補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星按式通作軾補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補易謙尊而光補陸雲詩謙光自抑厥輝愈揚禮記大為之防民猶踰之補晉書陶侃傳少長孤寒補周書樂運傳運性訂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補史記伯夷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注正義曰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謂之盜跖補莊周傳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訛訛孔子之徒補社甫詩松下丈人中屢同

星按新書選舉志云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進士惟誦舊策明經多抄義條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進士試雜文一篇通文理者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然後試策寶應二年楊綰又言進士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意當時之言如此則明經亦可薄矣然明經之科或有陵替而經術之士實係世風故義山于劉五經發之起四句以儒術之用舍為古今之興衰此一篇之綱領也叔世何多難以下歷敘周末經之不明其病有二一壞于富強再壞于虛空此叔世之要害也隋師果禪唐以下言有唐振古復重經術夫子時之彥以下致數于劉五經之不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唐書遂州遂寧郡屬劍南道舊唐書太和九年六月京兆尹楊

虞卿坐妖言得罪人皆以為冤誣宰相李宗閔於上前極言論列上怒數宗閔之罪叱出之貶明州刺史再貶虔州長史貶吏部侍郎李漢為邠州刺史刑部侍郎蕭瀚為遂州刺史星按瀚後又貶遂州司馬終題為哭蕭侍郎則于卒時官秩當全引以証時事

遙作時多難先令禍有源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擊鳥踰喧徒欲心存闕終遭耳屬垣遺音和蜀魄易箆對巴猿有女悲初寡無男泣過門

原注公止裴氏一女結襁之明年又喪良人

朝爭屈原草廟餒莫若

敖魂迴閣傷神峻長江極望翻青雲寧寄意白骨始露

恩早歲思東閣為邦屬故園原注余初登舟慚郭泰解榻

愧陳蕃分以忘年契情猶錫類敦公先真帝子我系本

王孫嘯傲張高蓋從容接短轅秋吟小山桂春醉後堂

萱自歎離通籍何嘗忘去聲叫闔不成穿壙入終一作擬上

書論多士還魚貫云誰正駿奔暫能誅儻忽長與問乾

坤蟻漏三泉路將帝百草根始知同泰講徼福是虛言

補說苑寒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補權德輿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談者謂翰

飛密侍潤色各命如取諸懷之易也補周禮秋官鄉士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

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刑部曰司刑

補漢書律歷志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禮記四塞告至

注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在四方為蔽塞戰國策虎得狐狐曰無啖我天帝令我長

百獸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

百獸畏已反以為畏狐也月令立秋日鷹隼始擊莊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

之下詩小雅耳屬于垣補易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疏遺音哀聲也補禮記曾

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

皖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

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

至於曰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

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更記原

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王使原造為憲

令原屬草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譏之左傳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宋長孺云按舊唐書太和七年蕭幹為鄭州刺史義山有居在鄭州故曰故

園補後漢書徐穉傳陳蕃以禮請為功曹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

設一榻去則懸之補宋之問詩一朝逢解榻累日共銜杯補江總傳范陽張贊瑯

琊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贊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補任

昉報陸倕書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補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補韋應物

詩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文選注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分造詩賦或稱大

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補楊炯詩猶知小山桂尚識大羅天漢紀注籍者為

二尺竹牒記其年及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相應乃得入也補白居易詩平生同門

友通籍在金閨甘泉賦選巫咸令叫帝闈補杜甫詩昭代將垂白窮途乃叫闈史

記田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以王禮葬二客穿冢旁皆自刎下

從之補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南窆注窆穿壙也補越絕書禹葬會稽章柳桐

棺穿墳七尺補後漢書樂巴傳上書極諫理陳實之寃補書王曰獻告爾多士補廣絕交論窮巷之實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未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亮踊颯查鱗萃補詩國風云誰之思補詩周頌對越在天駘奔走走廟補淮南子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三輔故事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二泉周迴七百步玉篇蠶寒蟬屬補錢起詩寒蟬處處啼梁書武帝聽覽餘閒即於同泰寺講說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補左傳君惠徵福於敝邑之社稷補沈炯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黍稷非馨敢望徵福補老子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錢夕公箋澣坐宗閔虞卿牽累本當時黨魁故曰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寃也時李訓鄭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宗閔德裕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故曰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擊烏逾喧也澣沒於遂寧故曰遺音和蜀魄易黃對巴猿也訓注誅後文宗始大赦量移貶謫諸臣故曰青雲寧寄意白骨始霑恩也義山至開成二年始登第故曰自歎離通籍何嘗忘叫閣也因幹為梁武後裔故引同泰徵福之事以為虛語傷之之深也

星按蕭澣之謫遂州朱長孺所引唐書只言遂州刺史未及再貶遂州司馬錢夕公箋亦於詩有未詳盡按通鑑太和六年十二月文宗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朝夕且為相李宗閔與之有隙百計沮之此宗閔之初攻德裕也七年二月上以德裕同平章事與之論朋黨其時給事中楊虞卿中書舍人楊汝士戶部郎中楊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附權要上干執政下繞有司上聞而惡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三月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

元六為汝州刺史蕭澣為鄭州刺史六月遂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此德裕報怨之攻宗閔者也八年東都留守李逢吉恩復入相薦李訓於上上又徵鄭注至京師訓注皆惡德裕引宗閔以敵之十月遂以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十一月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九年四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圖為不軌又以為賓客分司尋又貶袁州長史此宗閔之黨結訓注以攻德裕者也其年訓注又共構京兆尹楊虞卿下獄而宗閔救之注求為兩省官而宗閔不許注遂毀宗閔明州刺史虞卿貶虔州司馬注又發宗閔結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始得為相又貶虔州長史迄潮州司戶而吏部侍郎李漢貶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貶遂州刺史尋又以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此又李訓鄭注之自為一黨以攻宗閔之黨也考義山之見惡於令狐絢原非宗閔氣類其受知者王茂元鄭亞柳仲郾皆德裕援引之人則於黨宗閔之蕭澣不應有歎惜之意然其事出於李訓鄭注之反覆時論頗為不平而澣初貶鄭州之時義山又曾與投分亦故者無失其故之義也詩云遙作時多難先令禍有源者乃探源索本之論以為蕭澣之貶本坐宗閔宗閔之貶由沮德裕及乎誤引訓注反為其所中傷是源遠流長遙有端緒禍機先伏何怪其然耶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寃謂澣初貶鄭州刺史猶為出典方州及詔謂黨人之魁再降遂州司馬則廢斥間散其勢不可復起矣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謂其初為給事中以至刑部侍郎之時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謂優擢刑部侍郎由于為給事之能建言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即史稱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又稱秦地有灾者是也虎威狐更假隼擊烏逾喧謂文

梧失象耕靈衣沾愧汗儀馬困陰兵別館蘭薰酷深宮
 蠟燭明黃山遮舞態黑水斷歌聲縱未移周鼎何辭免
 趙坑空拳宋云當作卷星按漢書李陵傳作拳轉鬪地數板不沈
 城且欲憑神算無因討力爭幽囚蘇武節棄市仲由纓
 下殿言終驗增埋事早萌原注先時桑道茂請修奉天城蒸雞殊減饕屑麴
 異和羹否極時還泰屯餘運果亨流離幾南度倉卒得
 西平神鬼收昏黑姦克首去聲滿盈官非督護貴師以丈
 人貞覆載還高下寒暄急改更馬前烹莽卓壇上揖韓
 彭扈躡三才正回軍六合晴此時惟短劍仍世盡雙旌
 願我由羣從逢君歎老成慶流歸嫡長貽厥在名卯集

擊須當要鵬搏莫問程趨朝排下坐出位泣金莖幸藉

梁園賦叨蒙許氏評中郎推貴塔定遠重時英政已標
 三尚人今佇一鳴長刀懸月魄快馬駭星精披豁慚深
 眷睽離動素誠蕙留春晚晚松待歲嶢嶢異縣期迴雁
 登時已飯鯖去程風刺七跡刺別夜漏丁丁庾信生多感
 楊朱死有情絃危中婦瑟甲冷想夫箏會與去聲秦樓鳳
 俱聽漢苑鶯洛川迷曲沼烟月兩心傾

離騷折瓊枝而繼佩漢官儀公侯皆紫綬傳龜龜唐書輿服志侍中中書令加駱
 蟬佩紫綬補韓愈進學解計班資之崇卑通典梁大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
 直閣給儀從階置備身府即其職補韓愈詩竹帛爛勳伐補帝王世紀漢高帝都
 長安為西京補唐書至德二載以鳳翔都為西京西京為中京補後漢書李固傳
 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補詩大雅國步斯艱補江淹為蕭驃騎襲封表國步永
 清門下永無謬誤左傳一戰而霸漢文帝本紀大臣使人迎代王王卜之兆得大

橫占曰大橫庚庚子為天王注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庚庚橫貌
補舊唐書李逢吉傳論其敵幼君依惠內豎淮南子大將受命已則設明衣窮指
爪斃凶門而出補史記衛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通公羊傳要
盟可犯而桓公不欺補傳成詩明明關皇閣補書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補
爾雅疏蠻類有八一日天竺二曰咳首三曰焦僂四曰岐踵五曰穿胸六曰僂耳
七曰狗軟八曰旁春補左傳顛項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禱杙補國語商之
興也禱杙次于丕山注禱杙也補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
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體亂荒中名禱杙家語禹致羣臣于會
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補國語異德則異類補列子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
者順也故其殺之也也補書甘誓序正義夏王啟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眾
親征之禮記吾捨魯何適矣補詩正義公劉之篇述公劉居邠愛民事是民歸之
而成國也聖賢羣輔錄風后受金法力墨受準尺采均巨力墨或作力牧苗帝七
輔之二補帝王世紀番帝夢人執干鈞之弩驅羊萬羣睡而歎曰干鈞之弩異力
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求之得力牧于
大澤進以為將風俗通玄冥雨師也廣雅雨師曰屏翳韓非子黃帝祭鬼神于太
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補魏略葛亮攻郝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
箭逆射其雲梯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天
子七年注東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補舊唐書宋州圍城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為
匠師造雲橋成間數十丈補開元賦其西則有元戎禁營注禁營謂五營也補更
記李廣傳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目衛注以

銅作鑊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補張正見從軍行將軍定期朔邊
刁斗出祁連爾雅彗星為櫜槍補甘泉賦左櫜槍而右玄冥今前燦闕而後應門
漢書賈誼傳欲投鼠而忌器補南史謝幾卿傳或乘露車歷游郊野不屑物議左
傳晉荀吳敗狄于大鹵注天鹵太原晉陽地一行并州起義堂頌我高祖龍躍晉
水鳳翔太原楚詞靈衣兮披披道源注儀馬廟中木馬也晉澤謠許雲封因乘儀
馬入長安補梁元帝詩佳人坐椒屋接膝對蘭薰漢書武帝微行北至池陽西至
黃山晉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長安志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惠帝三年起厲
賈黑水西河惟雍州補史記秦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補白起傳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
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
詐而盡坑殺之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張
穴卷冒白刃北向單死敵更記智伯與韓魏攻趙晉陽引汾水灌之城不浸者三
匝補晉書武帝紀軍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算于深表斷雄圖于議表補左傳師
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補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使臣得進謀如子胥
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補漢書蘇武傳匈奴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
幸嘉其義酒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
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
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土實而食之杖漢
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補史記石乞盪廡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
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左傳公饒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去其

公羊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補史記明明關皇閣補書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補爾雅疏蠻類有八一日天竺二曰咳首三曰焦僂四曰岐踵五曰穿胸六曰僂耳七曰狗軟八曰旁春補左傳顛項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禱杙補國語商之興也禱杙次于丕山注禱杙也補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體亂荒中名禱杙家語禹致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補國語異德則異類補列子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也也補書甘誓序正義夏王啟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眾親征之禮記吾捨魯何適矣補詩正義公劉之篇述公劉居邠愛民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聖賢羣輔錄風后受金法力墨受準尺采均巨力墨或作力牧苗帝七輔之二補帝王世紀番帝夢人執干鈞之弩驅羊萬羣睡而歎曰干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求之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風俗通玄冥雨師也廣雅雨師曰屏翳韓非子黃帝祭鬼神于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補魏略葛亮攻郝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天子七年注東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補舊唐書宋州圍城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為匠師造雲橋成間數十丈補開元賦其西則有元戎禁營注禁營謂五營也補更記李廣傳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目衛注以

肉而以其自饋注洎肉汁也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
 何之謀晉書愍帝紀永嘉四年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
 太倉有麩數十麩麩允屑為粥以供帝補書若依和羹爾為鹽梅通典漢置西域
 都護晉宋以後有督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
 護專征討之補易師貞丈人吉補周禮小宰疏覆載之德其功尤盛補唐樂章進
 賢勤內輔履躡清多難補易繫離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六者非佗也三才之道也補管子君親六合以考內身補莊子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論補梁元帝纂要天地四方曰六合補陸雲詩仍世載德補錢起送張
 中丞詩雲衢降五馬林木引雙旌補晉書阮咸傳羣從兄弟莫不以放達為行補
 陶潛詩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平生補漢韋玄成詩德之令顯慶流於裔補漢書匡
 衡傳別適長之位詩大雅貽厥孫謀補漢書翟方進傳陳咸馮野王逢信官簿皆
 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補李白獨漉篇
 神鷹夢澤不顧鴟鵂為君一擊鵬搏九天補後漢書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
 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補班超傳軍司
 馬班超踰葱嶺迄懸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補庾
 信詩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宋云三尚未詳或曰即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番
 晁曰按唐職官志少府監之屬有中尚署左尚署右尚署李將軍蓋以門資出身
 嘗歷試三尚署之職星按少府監掌一白工技巧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中尚掌供
 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離文錯綵之制左尚掌供翟扇蓋繖五路五副
 七釐十車及皇太后皇太子公主王妃內外命婦王公之車路右尚掌供十一

陳馬之轡千牛或曾官此三尚亦未可知至忠實文兼括三代所尚于贊千牛不
 合淳于髡傳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補宋書孫恩作亂高祖與數十人覘賊遠
 近遇賊至高祖便進與戰手奮長刀殺傷甚眾補李賀公莫舞歌軍建鼓吹無桐
 竹長刀直立割鳴箏補南史曹景宗傳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
 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鷹數助射之補折楊柳歌健兒須快馬
 百帖馬為房星之精補庾信文慶合星精補杜甫詩披豁對吾真補李白詩斗酒
 熟黃雞一餐感素誠鮑照賦歲崢嶸而催暮古樂府他鄉復異縣補元稹詩悵望
 悲迴雁補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邊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
 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古樂府天婦織綺羅中
 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樂苑想夫憐羽調曲也補國史補司空于頓
 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曰南朝相府
 曾有瑞蓮故敵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相承不改耳
 朱長孺本句下箋當年紫綬榮句云按興元元年李晟加中書令故云紫綬榮內
 豎依憑切四句云按唐書代宗時宦官程元振譖殺來瑱河北叛鎮率以籍口所
 謂內豎依憑切也諸節度使各置監軍兵柄不一所謂內門責望輕也宰相張鑑
 忠直為德宗所重盧杞忌之出之於鳳翔所謂中台終惡直也朱滔拒命賜爵通
 義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急所謂上將更要盟也丹陛祥烟滅至居邠未有名十
 句云通鑑大歷中朱泚入朝留京師建中元年令鎮鳳翔三年朱滔以蠟書約泚
 同反馬燧獲之以聞上召泚慰勉之賜予甚厚泚快快思亂舊唐書建中四年十
 月丙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兵救哥舒曜涇原軍出京城至澧水倒戈謀叛

令言不能禁上令載繒綵二車遣晉王往慰諭之亂兵已陣於丹鳳閣下促神策軍拒之無一人至者上乃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其夕至咸陽飯數七而過令言率亂兵奉朱泚為主戊申上至奉天火箭侵乘石至誰其敢射鯨六句云舊唐書泚自將侵逼奉天軍勢頗盛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十一月乙亥杜希全與賊戰於漢谷官軍不利賊攻城益急矢石雨下人心危懼戊子賊造雲梯攻城東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震恐相顧失色渾瑊預為地道命縱火焚之賊乃退蒼梧失象耕三句云按高宗葬乾陵在奉天縣舊唐書朱泚據乾陵作樂下瞰城中辭多侮慢通鑑賊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泚移帳于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蒼梧失象耕言賊驚陵寢也靈衣儀馬皆陵廟中物困陰兵似暗用昭陵石馬汗流事別館蘭薰醑深宮蠟燭明二句云舊唐書姚令言迎泚於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萬計明日入居舍元殿徙居白華殿空奉轉戰地二句云通鑑賊并兵攻城東北隅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無甲冑賊激以忠義力戰敗之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幽囚蘇武節棄市仲由纓二句云通鑑大理卿蔣沆詣行在為賊所得沆絕食稱病潛竄得免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密謀誅泚泚召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源休索笏唾泚面大罵因以笏擊之纒中其額濺血滿地賊眾爭前殺之海賓等相次死下殿言終驗增卑事早萌二句云通鑑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嘗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去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築奉天城築雞殊滅饒眉麴異和羹二句云唐書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葦帝馬大官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餐餅餌通鑑時供

命止有糲米二斛每同賊休息夜繼人以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倉卒得西平句云唐書李懷光與朱泚同謀興元元年二月上南幸梁州是年八月李晟改封西平郡王神鬼收昏黑至回軍六合晴十句云舊唐書神策將李晟自定州率師赴難軍於渭橋興元元年五月移軍光泰門外賊來薄我軍奮擊大破之追擊至白華門朱泚姚令言率眾遁去晟收復京城渾瑊休頗韓游瓌亦破賊於咸陽泚走至彭原西城屯韓旻斬之傳首行在姚令言投涇州源休李子平走鳳翔尋并斬獲七月壬午車駕至自興元渾瑊遊瓌以其眾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引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此時惟短劍仍世盡雙旌二句云唐書即度使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按晟子恩德聽憲皆為節度使顧我由羣從句云唐書元和四年詔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其家編附屬籍義山本宗室故云猶羣從慶流歸嫡長句云舊唐書晟十五子長子伺無祿早世此云嫡長豈千牛乃伺之子歟

星按朱箋于事實未詳且有舛誤謹據唐書通鑑考訂李晟世系惟聽之子珍為千牛衛將軍詩為珍作無疑長孺因慶流歸嫡長句疑千牛為伺之子考舊書伺無祿早世不聞有子且嫡長句不必定指千牛愚謂顧我猶羣從逢君歎老成慶流歸嫡長貽厥在名卿四句皆有開闢賓主固當分看慶流句屬嫡長貽厥句始屬千牛也此詩起四句寫于牛出於勳舊之家在昔王綱素以下四句寫德宗幸奉天全為李晟之力內豎依憑切謂代宗以來不復使宦官典兵及德宗即位又以禁兵委白志貞既而竇文場王希遷分典之及李懷光反而尹元正擅詣河中矯制招諭而晟勅其欲宥元惡者也凶門責望輕謂李懷光各為赴難卒不出兵

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無如之何也中台終惡直謂張延賞初已與晟有隙後雖奉詔和解終密言晟不可以久持兵柄更薦劉元佐李抱真使立功以間晟也上將更要盟謂李懷光未反之先猶與晟聯屯然不欲晟獨當一面請與晟合冀兼并其軍以反也喧闐衆狙怒謂朱泚僭叛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亦各稱王李懷光李希烈又欲爲帝而朱滔輩說希烈勸進之詞皆以爲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也容易八蠻驚謂其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回紇拒其北吐蕃梗其西也構柁寬之久防風戡不行謂朱泚留京師日朱滔以蠟書約泚同反馬燧獲之以聞帝召泚慰勉之賜子甚厚泚怏怏思亂及涇軍以犒薄變帝自苑北門出姜公輔以泚怏怏不如殺之若亂兵奉以爲主則難制矣帝不暇用其言而亂兵果迎泚僭逆也捨魯真非策居邠未有名謂建中四年已幸奉天興元元年又進梁州未幾益欲西幸成都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之望也曾無力收御寧待兩師迎謂一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既至奉天乃詔徵近道兵入援也火箭侵乘石雲橋逼禁營謂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又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雲橋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瓊乃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也屢亦聞投鼠誰其敢射鯨謂當時赴難之兵如劉信於見子陵破泚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渾瑊亦戰却之可謂得利矣然杜希全戴休顏時常春李建徽入援道所出渾瑊欲自乾陵而盧杞以恐驚陵寢爲言議由莫谷四軍敗潰泚軍遂據乾陵矣世情休念亂物議笑輕生謂帝初擇大臣入京城以察泚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惟金吾將軍吳激不忍聖情慷慨獨請奉詔段秀實爲泚所得陰結所厚圖泚間泚語

至僭位奮罵奪笏擊泚遂遇害時人不知服其忠義猶以爲武人一時之奮不慮死以取名也大鹵思龍躍蒼梧失象耕靈衣沾愧汗儀馬困陰兵如朱泚入宮政殿自稱皇帝尋自將逼奉天竟移仗擾亂乾陵斬伐松柏遂使原廟之衣履爲沾汚儀仗之馬難於陰助也別館蘭華酷深宮蠟燭明黃山遮舞態黑水斷歌聲謂姚令言初迎泚爲主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舍元殿徒白華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而帝出倉卒後宮不及從什七八後事平詔求所失裏頭內人是也縱未移周鼎何辭免趙坑空拳轉圜地數板不沈城謂朱泚雖終滅亡其時却苦殺戮郡王子王子孫被害者凡七十七人漠谷之兵爲賊所邀乘高以火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而奉天城中馮河清姚况未發器械輸行在之先帝與渾瑊對泣士卒凍餒又無甲冑賊并兵攻城已有登城者矣且欲憑神算無因計力爭幽囚蘇武節棄市仲由纓謂其時羣臣號天以禱甲弊兵監不支朝士之不從泚者將沈潛竄以免劉迺絕食而卒吳激奉使而被害段秀實罵賊以殞身也下殿言終驗增埋事早萌蒸雞殊滅饕餮異和羹謂術士桑道茂於建中元年早已言有離宮之厄請築奉天城以備非常至四年則竟幸奉天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蒿根而進之也以上皆序奉天梁州之事不極時還泰至回軍六合晴十四旬則敘收復京城之事矣流離幾南度倉卒得西平謂李懷光與朱泚通謀上南幸梁州是年八月李晟改封西平郡王也官非督護貴師以丈人貞謂晟與李懷光聯壘之時懷光爲元帥得專軍政晟將一軍猶聽命於懷光懷光陰通於泚漸有異志晟即上言當先變制備又遣書責之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軍雖單弱而銳氣不

哀也覆載還高下寒暄急改更謂自建中四年十月出幸迄興元元年七月還宮
為期不及一年有如陸贄所言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也馬前烹芥卓壇上揖彭
扈蹕三才正回軍六合晴謂收復之日此為韓旻所斬傳首至行在姚令言源休
李于平輩尋並斬獲而李晟與駱元光尚可孤奉迎渾瑊韓遊瓌戴休顏扈步
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也此時惟短劍仍世盡雙旌謂晟在當時只知用兵雖家
室為賊所質皆有所不恤嘗曰天子野次臣下惟知死敵而已故能成功而子孫
又能各以功名顯如愿為河中節度憲為嶺南節度愬為魏博節度聽為河中節
度聽之子琢又為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迄于琢猶為千牛將軍也顧我由羣從
者李晟族出隴西見宰相世系表李義山望在成紀見崔珣哀輓詩考宗室世系
表漢河東太守李仲翔葬隴西狄道因家焉生僧考官隴西河東二郡太守又生
尚官成紀令因居成紀成紀隴西蓋同出也此一篇之事實也自此至出位泣金
莖敘李琮之門蔭官爵也幸藉梁園賦叨蒙許氏評敘已之出處也中郎推貴婿
至快馬駭星精敘李琮之人材出羣也披猖慙深春以後則總敘已與李琮會合
離別之情事也就中惟中郎推貴婿無考按起句照席瓊枝秀李千牛當甚年少
後云中郎推貴婿則又新婚時也未段絃危中婦瑟甲冷想大第乃自傷其火偶
會與秦樓鳳俱聽漢苑鷲乃同會于吉席也此詩中小節無關大旨然一言必求
其歸一事必得其當不然中郎貴婿一語以為泛泛稱其戚鄰可也而
中婦瑟想夫第之自傷胡為乎來哉况又繼之以會與秦樓等語耶

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四韻

魏略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補南史徐廣傳孝武

帝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校書秘閣朱長孺云義山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故有舊僚補岑參詩粉署榮新命霜臺憶舊僚

年鬢日堪悲衡茅益自嗤攻文枯若木處世鈍如鉗

作 敢忘去聲 垂堂戒寧將暗室欺懸頭曾苦學折臂反成

醫僕御嫌夫懦乳亮切 孩童笑叔癡小男方嗜栗幼女漫憂

葵遇炙一作 誰先噉逢齋即便一作 吹官銜同畫餅面貌乏

凝脂典籍將蠡測文章若管窺圖形翻類狗入夢肯非

羆自晒成書篋終當呪酒卮懶霑襟上血羞鑷鏡中絲

橐籥言方喻樗蒲齒詎知事神徒惕慮佞佛愧虛辭曲

藝垂麟角浮名狀虎皮乘軒寧見寵巢幕更逢危禮俗

拘嵇喜侯王忻戴逵途窮方結舌靜勝但措支通 頤糲食

空彈劍亨衢詎置錐柏臺成口號芸閣暫肩隨悔逐遷
駕伴誰觀擇虱時甕間眠太率牀下隱何卑奮跡登弘
閣一作摧心對董帷校讐如有暇松竹一相思

補南史齊宗室子範傳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雖被恩寵還羞年鬢補便信詩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補陶潛詩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郭象莊子注與枯木同其不華晉書祖納謂梅陶鍾雅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補史記司馬相如傳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補宋之問詩昔聞垂堂言將誠千金子梁簡文帝紀不欺暗室豈况三光楚國先賢傳孫敬在太學編柳為簡以寫經睡則懸頭於梁楚詞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然使記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旁闕之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七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晉書王湛初有隱德皆以為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湛談易立理微妙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武帝見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曰臣叔殊不癡陶潛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曰欲嫁乎曰我憂魯君老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我家繫馬於園馬佚踐我園葵使我終歲不厭葵味謹

如畫地為餅不可啖食世說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而如疑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東方朔傳以蠶測海張晏曰瓠瓢也王獻之傳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玃焉援傳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六韜文王將田卜曰所獲非龍非鳳非虎非龍乃伯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陽晉書傅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柳柳曰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矣唐書李善滄貫古今不能屬辭號為書籠晉書劉伶求酒於妻妻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耳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於是飲酒御肉塊然復醉韻會祝或作祝琴操下和抱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血補劉禹錫詩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霑襟血齊書高帝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曰髮者乎補范雲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洪別傳洪少好讀書至不知其局幾道不識樗蒲幾齒齒孟郊詩慷慨雖已多惕慮未能整晉書何充與弟準俱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何佞佛補鄒陽傳未可以虛辭告也補禮記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注曲藝為小技能也北史文苑傳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駱賓王啟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也補鮑照舞鶴賦入衛國巢幕阮籍傳籍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晉書

隱逸傳戴逵字安道性高潔以禮度自處累徵為散騎常侍不至太元二十年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曰逵執操貞厲舍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劬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會病卒補漢書李尋傳智者結舌邪偽並進補易林杜口結舌中心怫鬱補尉繚子兵以靜勝王維詩支頤問樵客補袁安傳安子彭為光祿勳粗袍糲食孟嘗君傳馮驩崩絳彈其劍而歌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補李白詩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補李嶠上高長史書滄洲密邇未徵嘉遁之交闔闔洞開不列卑階之步莊子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補六典御史大夫曰柏臺補錢起詩欲知別後相思處願植瓊枝向柏臺補杜甫集有紫宸殿退朝口號詩補李嶠自敘表參名芸閣假跡蓬山補韋應物詩繡衣猶在篋芸閣已觀書禮記五年已長則有隨之補李白詩小子謝麟閣雁行忝肩隨晉書王導在揚州辟顧和為從事月旦常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

之境遇耳文集中獻河東公啟有云良背却行冰心自處亦此意也

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

雲笈七籤正月七日十月七日十月十五日為三

會日三官考覈功過宜受符籙齋戒上章並須入靜朝禮若其日值戊辰戊戌寅寅即不須朝真道家忌此日辰又道家有入靜出靜法宋長孺云按此詩乃會日遇戊辰因出靜而作也

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已莫問隣舊
璨玉琳華翺翔九真君戲擲萬里火聊召六甲旬瑤簡
被靈誥持符開一作關七門金鈴攝羣魔絳節何旒音旒吟
弄東海若笑倚扶桑春三山誠迴一作迴視九州揚一塵我
本玄元胃一作膺稟華由上津中迷鬼道樂沈為下土民託
質屬太陰鍊形復為人誓將覆切宮一作官澤安此真與神

李義山詩集卷下

四三

龜山有慰薦南真為彌綸玉管會玄圃火棗承天姻科

車過故氣侍香傳靈氣一作芬飄飄被青霓婀娜佩紫紋林

洞何其微下仙不與羣丹泥因未控萬劫猶逡巡荆蕪

既以薙舟朱云一作丹誤擊水無湮一作因相期保妙命騰景侍帝宸

淮南子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補王維詩大道今無外補唐書藝文志陶弘景登真隱訣二十五卷補元稹詩丹井羨登真黃庭經心神丹元字守靈又何處遠索求因緣道源注內景經真人在己莫問隣黃庭經赤珠靈裙華清漿真誥上元夫人腰垂鳳文琳華之授執流黃揮精之劍太上正法經九真者九天之陰氣凝而成也元真中經尊神有九宮名號曰九真君分化上下轉形萬道源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金八衝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授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可以召山靈朝地神真誥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宋長孺云瑤簡玉簡也太上八素經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真誥許長史云欽願崇榮欣想靈誥黃庭經負甲持符開七門注謂七竅雲笈七籤五色煥耀昇入七門真誥老君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雲笈七籤左佩玉瑞右腰金鈴補陳子昂詩結交羸臺女冷弄昇天行楚詞今海若兮舞馮夷封演見聞記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岳過真源詣老君廟追尊為元元皇帝補後漢書劉焉傳張魯母有

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漢武內傳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神仙傳仙家有太陰鍊形之法能令日中無影集仙錄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未死之容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宮之仙也朱云宮澤疑用黃庭經三宮尺宅之語三宮三丹宮也尺宅三丹田之宅也大洞經面為尺宅或云赤澤源注覆還也還元辰本宮之澤以安此真神也黃庭經至道不死訣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集仙傳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咸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山西那之窟補趙廣漢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更殷勤甚備注謂安尉而薦達之星按尉尉古通南岳魏夫人傳夫人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諸真君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補真誥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補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補杜甫詩顏網漏網彌綸大戴禮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干洲記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真誥紫微王夫人謂許長史曰交梨火棗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君心中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補江徵讓皆表閭閻有對本隔天烟道源注王母傳科車天馬霓旌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真誥人臥室宇當令潔盛則受靈氣否則受故氣注謂塵濁不正之氣雲笈七籤存日如離子在泥丸中畢乃吐出一氣存氣為黑色各之尸氣次吐二氣存氣為白色各之故氣次吐三氣存氣為蒼色各之死氣真誥仙官有侍香之職雲笈七籤存思訣常存爐左金童右玉女侍香烟也司馬彪詩上凌青雲霓霄質綠章封事青霓扣額呼宮神真誥仙道十七條在靈書紫文中並琅玕藥之所變化也朱云紫紋疑

作文星按文紋古通宋云道書有上仙中山下仙抱朴子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合如泥上清經真丹秘訣先以黃丹三五斤漸築令實約厚五寸更下丹輕築都大令實取鼎為度不計斤數然後以六一泥泥鼎房須知藥泥十四日黃土蚌粉石灰赤石脂食鹽六味各一兩為末水調用之名六一泥補老君開天經洪元一治至於萬劫洪元既判而有混元混元一治至於百成百成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莊子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真誥有保命君一云保命君者三官保命司茅思和也雲笈七籤太乙保命固神定生源注真誥侍帝宸有八人如世之侍中王子喬郭世幹皆為之雲林右英王夫人詩相攜侍宸帝

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

非夢瑣言鄭愚廣州人擢進士

第敎歷清要舊唐書咸通三年五月以邕管經畧使鄭愚為廣州刺史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星按通鑑咸通三年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既薨州司戶楊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唐書讓皇帝子堆開元中封汝陽王

冰一作水霧怨何窮秦絲嬌未已寒空烟霞高白日一萬里

碧嶂愁不行濃翠遙相倚茜袖捧瓊姿皎日丹霞起孤

猿耿幽寂西風吹白芷回首蒼梧深女蘿閉山鬼荒郊

白鱗斷別浦晴霞委長杓職署壓河心白道連地尾秦人

昔富家一作貴綠窗聞妙旨鴻驚雁背飛象牀殊故里因令

五十絲中道分宮徵斗粟配新聲娣姒徒纖指風流大

堤上悵望白門裏蠹粉實雌絃燈光冷如水羌管促蠻

柱從醉吳宮耳滿內不掃眉君王對西子初花慘朝露

冷臂淒愁髓一曲送連錢遠別長於死玉砌銜紅蘭粧

窗結碧綺九門十二關清晨禁桃李

補杜甫詩蕭瑟寒空補李白詩迴溪十六度碧嶂盡晴空補杜牧詩茜袖女兒替野花補陸機詩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補楚詞綠蘋齊葉心白芷生蘓錢起詩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五歌山鬼被薜荔兮帶女蘿補李頎詩落日千山鬼臨風吹女蘿補白居易詩朝烟烹白鱗說文杓水上灑灑所以灑者補雜錄隋文

帝為蔡容華作瀟湘綠綺窗羅幃愈詩綠窗磨遍青銅鏡補漆畫沈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謂入神之作集韻秦人薄義有父子爭瑟者各入其半故當時名為爭古以竹管之葉畫淮南王長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愛之詩文也姪兄弟之女也補後漢書劉瑜傳古者天子一妻九女姊妹有年不嫁者則樂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長孺云管也馬琰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又晉書桓伊令奴吹笛伊撫箏而歌怨之羌管促管竹與絲合也補陳後主獨酌酒初花發春朝爾雅青驪驪注在青深淺斑駁鄰今之連錢聽梁元帝紫駟馬詩長安美少年金絡鐵連錢補禮記命國雖九門樂舞以畢春氣浦沈佺期詩九門開洛邑雙關對河橋補周禮地官甸關疏王畿千里王城在中而有五百里界首面

置三關則亦十二關

星夜汝陽王孫蓋璉之後第不知為何人考宗室世系表序云世遠親盡遂與異姓難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詩中有一曲送連錢遠別長於死之句豈時遭遠謫者耶此詩之旨大抵是哀王孫非為箏妓然其詞則以箏妓為始末詩之斷落自冰霧怨何窮至白道連地尾是一段言箏之怨聲能窮幽以極遠白素人昔富家至君王對西子是一段言妓之出處自淪落而承恩自初花慘朝露至未是一段言箏妓與王孫之情有不堪其遠別而獨處長安也首段冰霧二句寫箏妓哀怨為一篇綱領寒空四句寫彈箏時光景畫袖句寫妓之美豔皎日句與寒空二句相應言箏音中景色一變即撫節悲歌響過行雲之意孤猿二句喻

猶處無人回首二句喻不忘舊君荒郊二句喻音書斷絕後會無期長約二句喻道路難通即天長地久此恨無窮之意次段秦人二句借始造箏者而言妓本良家而善於音律也鴻鸞六句言其去家流落之故舉鴻鸞斗粟而言疑妓為兄弟所賣而遂以箏名過於流輩也風流四句言其飄零靡定門庭冷落也羌管四句言其受王孫之恩遇也三段初花四句言王孫不得已與之遠別玉砌句至末則言其獨處長安而能自守也哀王孫之意即在語外朱本圈外注與引道源注不明段落說無次第故不存

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歲之

志遂作憶雪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寄情

於游舊

憶雪

愛景人方樂同雲候稍愆徒聞周雅什願賦朔風篇欲
俟千箱慶須資六出妍詠留飛絮後歌唱落梅前庭樹

思瓊蕊粧樓認粉綿瑞邀盈尺日豐待兩岐年預約延
最酒虛乘訪戴船映書孤志業披覽阻神仙幾向霜階
步頻將月幌寒玉京應已足白屋但顯然

詩小雅上天同雲雨雪其雰雪賦王乃歌北風于衛詩詠南山于周雅補曹植朔
風詩今我旋止素雪云飛補唐太宗詩已獲千箱慶何以繼薰風韓詩外傳凡草
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補梁昭明太子啟至雪開六出之花補庾信楊柳歌獨
憶飛絮鵝毛下非復青絲馬尾垂補樂錄漢橫吹曲梅花落本笛中曲也補蘇味
道詩行歌盡落梅補西京賦屑瓊蕊以朝餐補楊素詩山河散瓊蕊雪賦盈尺則
呈瑞於豐年後漢書張堪為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詩傳豐年
之冬必有積雪補雪賦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鄉生延枚叟語林王子猷雪夜訪戴
安道時戴在剡溪便乘輕船就之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其故曰吾乘興而行
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談數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吹雪讀書與王亮范雲為莫逆
交晉書王恭乘高輿披鶴氅涉雪而行孟嘉歎曰真神仙中人也補漢書蕭望
之傳望之說霍光曰天下之士爭願白效今士見者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躬吐
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注白屋賤人所居也補杜甫詩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補
淮南子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顯顯然仰
其德以和順補劉琨勸進表蒼生顯然莫不欣戴

殘雪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素塵
遶墻全剝粉傍井漸消銀
刻獸摧鹽虎為山倒玉人珠還猶照魏壁碎尚留秦落日
驚侵晝餘光悞惜春簷冰滴鵝管屋瓦鏤魚鱗嶺霽嵐
光坳松暄翠粒新擁林愁拂盡著砌恐行頻
焦寢忻無患梁園去有因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

補左傳王使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
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著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補世說山
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補李白
襄陽歌玉山自倒非人推補史記蘭相如傳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山之將崩補李白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
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
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補白居易詩溜滴簷冰盡圖經本草石鍾乳生巖谷陰
處溜山液而成空中相通如鵝翎管狀補臨安志昌化縣西五十里地名葉源有

馬塢小山巔有石竅名天井深不可測其中若列梯級通人上下有泉涓涓灌注石面凝結石脂如冰飭者名鵝管石屢信賦秦王餘石仍為雁齒之階漢后蓋陶即用魚鱗之瓦補劉禹錫四松詩翠粒晴懸露蒼鱗兩起苔補章孝標詩六出花飛處處飄粘窗著砌上寒條高士傳焦先野火燒廬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補魏天子傳天子答西王母曰和治諸夏萬民平均

星按四年冬者武宗會昌甲子年也其時王茂元李義山方離幕府至京師退居永樂蓋無聊之時有望于汲引者所以題曰寄情游舊雨首結句玉京應已足白崖但顯然後首結句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意可見矣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嘗於此縣寄居

驅馬遶河干家山照露寒依然五柳在口以值百花殘昔去驚投筆今來分挂冠不憂懸磬乏乍喜覆盂安甌破寧迴顧舟沈豈暇看脫身離虎口移疾就猪肝鬢入新

年白顏無舊日丹自悲秋獲少誰懼夏時難逸志忘鴻

鵝清香披蕙蘭還持一杯酒坐想二公憐

補詩國風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補錢起詩柳岸向家山漢書逢明解冠挂東都城門梁畫陶弘景挂冠神武門國語室如懸磬東方朔博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于覆盂後漢書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其故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補史記項羽紀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舟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補漢書小式傳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盡與弟通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莊子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補北史高德正移疾屏居佛寺為退身之計後漢書太原閔叔徵博士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猪肝一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曰豈可以口腹累安邑遂去補漢書食貨志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補庾信詩谷口看秋穫補趙岐孟子注齋岩諂笑病于夏畦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陳涉傳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星按大鹵謂澤潞叛鎮也脫身離虎口句謂親從茂元討澤潞時事也會昌三年五月討澤潞之將為河東節度劉沔成德節度王元逵魏博節度何弘敬河中節度陳夷行河陽節度王茂元合力攻討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詔茂元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八月茂元軍萬善時已久病而

賊將張巨劉公直薛茂卿共攻之茂元因急會李德裕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
止令鎮河陽茂元尋薨於軍茂元薨而義山始離戎幕此所謂脫身離虎口也至
於大鹵之平乃會昌四年八月澤潞叛帥為董可武崔元度斬之以降此所謂大
鹵平也朱長孺題下注只引河東都將楊弁逐節度李石據軍府應劉稹尋為李
忠義所擒此但一時一事耳不足盡始末也至起聯露寒字不過泛寫景猶言
寒露耳朱注引上林賦過鳩鵲望露寒以為用宮觀之名又云太原唐北都故得
用之是則牽強紆曲不可從也韻破舟沈二句謂茂元薨後已離幕職如甄破不
須迴顧諸軍討澤潞破金沈舟誓必滅此已亦不暇看也所以接脫身離虎口句
朱泚舟沈引聶友船行遇
風事殊不相涉今並刪之

河陽詩

黃河搖溶一作落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龍頭瀉酒客壽
杯主人淺笑紅玫瑰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塹埋雲
子可惜秋眸一鸞光漢陵走馬黃塵起南浦老魚腥古
涎真珠密字芙蓉篇湘中寄到夢不到衰容自去拋涼

天憶得蛟

朱云當
作蛟

絲裁小卓

朱云一
作掉非

蛺蝶飛迴木棉薄綠繡

笙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嚼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
淺縹松溪水楚絲微覺竹枝高半曲新辭寫絲紙巴陵
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堤南渴雁自飛久蘆花
一夜吹西風曉簾串斷蜻蜓翼羅屏但有空青色玉灣
不釣三千年蓮房暗被蛟龍惜濕銀注鏡井口平鸞釵
映月寒錚錚不知桂樹在何處仙人不下雙金莖百尺
相風插重屋側近嫣紅伴柔綠百星按百
應作伯勞不識對月郎
湘竹千條為一束

補李白將進酒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補列子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穆王乃為之改築中天之臺李賀詩龍頭瀉酒星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

戴延之西征記梓澤去洛陽六十里梓澤金谷也中朝賢達所集賦詩猶存是石
崇居處朱長孺云雲子似謂如雲之女子與杜詩所用不同南浦二句暗用雙魚
寄書事太平御覽真語云華山尹受子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法補雲笈七籤
咀風吸露呼嚙嵐霞劉禹錫竹枝詞序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
節歌者揚袂雜舞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李賀詩花房夜擣紅守宮補博物志
蜥蜴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室事則
滅故號守宮補戴叔倫詩水遶漁磯綠玉鸞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
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鬢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鬢之重補
朱衡七瓣重屋百層連閣周漫幽雅

鴟伯勞也通卦驗伯勞性好單棲
星按此篇格調亦學李長吉者河陽為王茂元節度治所詩則從柳仲郢東川時
作也詩中語氣前半悼亡後半蓋却營妓文集上河東公啟云伏觀手筆兼評事
傳指意于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方有述哀
靈光獨存且兼多病檢便信苟娘之徵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至
於南國妖姬裝臺妙妓雖有關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蓋不受東川營妓張懿仙
也朱長孺補注引陳帆之論所見略同但悼亡却妓兩端未嘗分章斷意耳愚謂
黃河二語謂河陽治所就婚時居也龍頭二語謂已與茂元相得之情也梓澤二
語謂其妻歿後歸葬故里義山河內人居於鄭州梓澤固河南地也以下六句追
敘已在湘南之事可惜二語謂辭家而赴鄭亞之辟也南浦二語謂湘南所寄之
書也湘中二語謂在鄭幕之孤獨也憶得二語追言其未歿之時若蝶之雙飛

也綠綺二語追言其初歿之時有紅淚之飲泣也幽蘭二語追言其空房之景物
也楚絲二語追言其傷逝之詩句也以上蓋悼亡也巴陵二語謂張懿仙方為營
妓也堤南二語謂已居幕中方為孤客也曉簾二語謂幕中孤處之景也玉鸞二
語謂主人體恤之情也濕銀二語謂懿仙之新粧也不知二語謂悼亡之情無已久
百尺二語謂幕府時時見之未嘗不覺其可喜也伯勞二語謂悼亡之情無已久
之猶不能已于涕淚也以上乃却妓也陳箋知引辭張懿仙事而不云巴陵以下
專指懿仙依稀彷彿未
為豁然故不錄其詞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

桂府觀察判官此詩乃寄鄭亞者但二史俱不云亞兼尚書疑有
誤星按舊書鄭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李德裕在翰林
亞以文下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
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謀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
年德裕罷相鎮渚宮授亞正議大夫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
管都防禦經畧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寃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
循州刺史卒新書鄭亞字子佐李德裕為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
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為刑部郎中知雜事
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為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窮貶
循州刺史死於官二史皆不云兼尚書然所紀官爵多不同可知

李長孺詩集卷之三

史亦多誤義
山當必有據

下客依蓮幕明公念竹林

原注公與江陵相國韶敘叔姪宋云按唐書世系表無名韶者此注疑亦誤星按新

奉徽音投刺雖傷晚酬恩豈在今迎來新瑣闥從到碧

瑤岑水勢初知海天文始識參固慚非賈誼惟恐後陳

琳前席驚虛辱華樽許細斟尚憐秦痔苦不遣楚醪沈

既載從戎筆仍披選勝襟瀧通伏波柱簾對有虞琴宅

與嚴城接門藏別岫深閣涼松冉冉堂靜桂森森社內

容周續鄉中保展禽白衣居士訪烏帽逸人尋佞佛將

成傳耽書或類淫長懷五殺贖終著九州箴良訊封鴛

絲餘光惜玳簪張衡愁浩浩沈約瘦惜惜蘆白疑粘鬢

楓丹欲照心歸期無雁報旅抱猿侵短日安能駐低

雲只有陰亂鴉衝睽網寒女簇遙砧東道違寧久西園

望不禁江生宋云一作山謨魂黯黯泉客淚泠泠逸翰應藏法高

辭肯浪吟數音朔須傳庾翼莫獨與盧謚假寐憑書簾哀

吟叩劍鐔音尋未賞貧偃息那復議登臨彼美迴清鏡其

誰受曲針人皆向燕路無乃費黃金

補元結下客謠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補北史南北初和季諧盧元明首通使

命一人才器為麟國所重補楊方詩因風吐微音范雲詩攝官青瑣闥補魏志

廣陵陳琳字孔璋前為何進主簿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以為

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補傳立詩華樽享清醑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

得車一乘軼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張協七命箴醪投川可使三軍

告捷注楚與晉戰或進王一簞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徧乃傾酒於水令

衆迎流而飲之士卒皆感惠盡力遂大捷補張正見詩將軍入大宛善馬出從戎
補南史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補謝朓詩載筆
陪旌架補白居易詩尋幽駐旌軒選勝迴賓御補王僧孺序道合神遇投分披襟
補杜甫詩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喬後漢書馬援爲伏波將軍征交阯立銅柱爲
漢之極界禮記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寰宇記桂林城北有舜山一名虞
山層巖臨江上有舜祠祠後有韶音洞補曹植藉田說懷有虞撫素琴補宋晉隱
逸傳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通社
高賢傳慧遠居廬山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恒道昂曇詵道敬佛馱邪舍佛
馱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發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曰子何不如
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魯人曰柳下惠則可我固不可佛書維摩詰世號白衣
居士補韓翃詩烏帽背斜暉補駱賓王詩一謝滄浪水安知有逸人補梁書陸杲
傳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南史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
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
以五羖羊皮贖之左傳虞人之箴曰芒禹蹟畫爲九州補揚雄傳欲求文章成
名於後世以爲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注九州之箴也補杜甫詩畏人十里井問
俗九州箴補陸機詩愧無雜珮贈良訊代兼金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楚欲誇楚
爲玳瑁簪補張正見詩兔苑移飛蓋玉城列玳簪四愁詩序張衡出爲河間相時
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補李白詩何惜刀尺餘不裁寒女衣左傳若舍
鄭以爲東道主江淹別賦黯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補杜甫詩客從南溟來遺我

水客珠補江淹詩洛游猶在目補崔融詩逸翰今相發清談玉柄揮補韓愈詩陰
語破鬼膽高辭婉皇墳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書初不勝使翼及暮年方妙嘗以草
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頓俱遂乃亡
失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劉琨傳琨爲段匹磾所拘爲五言詩
贈其別駕盧湛琨詩託意非常據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軍用以激謀
謔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心重以詩贈之補詩小雅假寐六歎補魏文帝濟川賦思
魏都以偃息虞翻與客書琬
珣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
星按幕僚奉使聘問鄰封尋常事耳何至有鬱鬱居此之歎其詞曰長懷五殺贖
則有似乎欲拘留者又曰終著九州箴則有似乎欲侵奪者下文又有張愁沈瘦
白鬢丹心等語當時必非
無故云然惜無從考証也

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

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星按弘農尚書楊汝士也舊唐書開成元年楊汝士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更一作便烟霞
穩放驂騶步高安翡翠巢御一作愈風知有在去國肯無聊

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招心懸紫雲閣夢斷赤城標素
女悲清瑟秦娥弄玉一作碧簫山連玄圃近水接絳河遙豈
意聞周鐸翻然慕舜韶皆辭喬木去遠逐斷蓬飄薄俗
誰其激斯民已甚恍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敢共頽
波遠因之內火燒是非過別夢時節慘驚颺末至誰能
賦中乾欲病瘳屢曾紆錦繡勉欲報瓊瑤我恐霜侵鬢
君先綬挂腰甘心與陳阮揮手謝松喬錦里差隣接
臺閉寂寥一川虛月魄萬崦自芝苗瘴雨瀧間急離
峽外銷非關無燭夜其奈落花朝幾處逢鳴佩何筵
翠翹蠻童騎象舞江市賣鮫綃南詔知非敵西山亦

驕勿貪佳麗地不為聖明朝少減東城飲時看北斗杓
莫因乖別久遂逐歲寒凋盛幕開高宴將軍問故僚為
言公玉季早日棄漁樵

補詩小雅我有嘉賓補孟浩然詩山河轉使車補孔戩謝借馬狀輟驩駘於內廐
驛逸步於長衢杜甫詩江上小堂巢翡翠莊子列子御風而行補杜甫中外貴
賤殊余亦忝諸孫補王康琚詩小隱隱林藪會稽記天台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
連沓狀若雲霞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補孫逖詩高如石門頂勝擬赤城標
白帖天河謂之銀河亦曰絳河補漢武內傳上元夫人遣一侍妾問云上問起居
遠隔絳河補庾信步虛詞絳河因遠別黃鸝來相迎補蘇頌詩舜韶同舞日湯祝
盡飛時李白詩揚馬激頽波補陸機詩鸞颺塞反信歸雲難寄音雪賦相如未至
居客之右左傳外強中乾韻會痛渴疾相如痛渴通作消補世說著文章為錦繡
蘊五經為緇帛補詩國風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補左傳請受而甘心焉補後
漢書逸民傳序甘心畝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補李白詩揮手再三別西京賦突
往昔之松喬益州記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補孔叢子趙魏與之隣
接而強弱不敵補杜甫詩捨舟應卜地隣接意如何蔡質漢儀尚書郎入直雲
補劉禹錫詩霞香芝木苗唐書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同
鐵橋之南西北與吐蕃接天寶後臣吐蕃朱長孺云西山即岷山李宗諤圖經岷

山巉絕崛立實捍阻羌夷全蜀倚為巨屏唐自肅代後西山三城屢陷吐蕃三輔黃圖惠帝更築長安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人稱漢驚京為斗城杜甫詩秦城近斗杓補曹植詩昔我同袍今永乖別補唐書韋挺傳趙處藩邸故僚之上

星按詩中南詔知非敵西山亦屢驕二語朱長孺注南詔自天寶後臣屬吐蕃西山三城自肅代後屢為吐蕃所陷此但撮其大概言之耳按有唐之邊患凡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而其亡也以南詔南詔之地西北接吐蕃東北際黔巫其北則抵益州自高宗以來世相臣服天寶初雲南太守張虔陀多所求丐閻羅鳳始忿

怨反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有二時鮮于仲通為劍南道自將討之大敗引還閻羅鳳遂北臣吐蕃楊國忠又使李宓討之亦敗會安祿山反閻羅鳳因之取

嵩州大歷中異牟尋立悉眾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進

幽州軍與山南兵合討始大破其眾而吐蕃封為日

臯撫諸蠻有恩威復內附受冊命太和間杜元錫為西川節度使治蜀

乃掩擊取戎嵩三州陷入成都掠子女數萬歸此南詔之始末也西山坦

全蜀倚為屏翰其外有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通租蜀水清遠岷霸八國初諸屬地

方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閬羅西結吐蕃伺中國強弱為患韋臯能緩服之

乃建安夷軍于資州以制諸蠻城隍路於西山以納降羌後又遣將出西山靈關

破俄和通寔定廉城踰的博極圖維州轉柘雞攻下牟溪等三城進收白崖城維

州於是八國皆因臯請入朝維州在岷山之孤峰東望成都如在井底吐蕃嘗釋

其險要設計得安號曰無憂城及太和五年李德裕鎮蜀吐蕃羅州副使悉怛肉

請降德裕遣將兵入據其城上從牛僧孺之言詔以其城仍歸吐蕃朱幾南詔

遂復寇嵩州陷三縣此西山之始末也按南詔西山皆與吐蕃相為表裏東川西

川皆視其叛服以為安危故義山言之也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

秋高錯司貢籍李肱榜元及第肱乃宗室官止岳齊二牧

萬草已涼露開圖披古松青山徧滄海一作偏蒼此樹生何峰

孤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端如君子身挺若壯士胸

枝勢天矯忽欲蟠挈空又如驚螭走默與奔雲逢孫枝

擢細葉旖旎孤裘茸鄒顛蓍髮軟麗姬眉黛濃視久眩

目睛倏忽變輝容竦削正稠直婀娜旋敷一作數峰又如洞

房冷翠被張穹籠亦若暨羅星按羅應作蘿女平日粧顏容細疑

襲氣母猛若爭神功燕雀固寂寂霧露常衝衝香一作藹

愧傷暮碧竹慚空中可集呈瑞鳳堪藏行雨龍淮山柱

偃蹇蜀郡桑童童枝條一作修亮眇脆靈氣何由同昔聞咸

陽帝近說嵇山儂一作佳或著仙人號或以大夫封終南與

清一作青都烟雨遙相通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風美人昔

清興重之猶月鐘寶笥十八九香緹千萬重一旦鬼瞰

室稠疊張羅罋赤羽中要害是非皆忽忽生如碧海月

死踐霜郊蓬平生握中玩散失隨奴童我聞照妖鏡及

與神劍鋒寓身會有地不為凡物蒙伊人秉茲圖顧盼

擇所從而我何為者開顏捧靈蹤報以漆鳴琴懸之真

珠權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

東千株盡若此路入瓊瑤宮口詠玄雲歌手把金芙蓉

濃藹深霓袖色映琅玕中悲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形

魄天壇上海日高瞳瞳終騎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莊子雲將東遊適遭鴻濛注鴻濛氣也補謝朓詩櫻枝聳復低補柳宗元萬石亭記演若奔雲楚詞紛旖旎乎都房左傳孤裘危其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適源注暨羅女西子也方輿勝覽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莊子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謝朓高松賦集五鳳之光景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小童蓋沈約高松賦清都之念方遠姑射之想悠然集仙錄文仙營妙典居山有鐘一口形如偃月神人所送補梁書劉孝綽傳未殫寶笥解朝而明之家鬼瞰其室韻會瀛瀛網也暈捕鳥網也家語赤羽若日西京雜記帝繫獄帶身毒寶鏡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為天神所福水經注劉曜隱居管涔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獻劍一口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鏡令暉詩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張籍送胡鍊師歸王屋山詩玉陽峰下學長生通志東玉陽山在懷慶府濟源縣西三十里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於此山之西有西玉陽山亦其棲息之所太平御覽龜山元錄

云有瓊瑤之宮道源注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之曲補李白廬山謠手把芙蓉朝玉京爾雅崑崙之墟有瑤琳琅玕焉補北史魏彭城王傳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補家語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一統志天壇山在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王屋山北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絕頂有石壇名清虛小有洞天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太真東王君所治處三洞

牙囊魏夫人受扶桑大帝

君于札金文為紫虛元君
星按朱長孺箋美人昔清興至開顏捧靈蹤云畫松初見重子貴室及身名敗後流落童奴然此如寶鏡神劍終非凡物乃今遂以遺我能無興亡之感舊唐書王淮傳淮家法書名畫皆厚為垣竅藏之復壁既誅人破垣取之或別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觀此詩豈畫松即淮所藏歟愚謂此說與詩頗合至憶昔謝四騎云通典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尉帥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後置節度使即都督之任義山嘗為巡官此言辭去使府耳愚謂辭去使府是也節度使即都督之任亦是也但以四騎為節度則未安考唐自官志司勳郎中員外郎掌官更勳級凡十有二轉四轉為驍騎尉視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視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視從七品節度不應若此之卑杜氏亦云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四騎二字疑有誤

戲題樞言草閣二十二韻

君家在河北我家在山西百歲本無業陰陰仙李枝尚
書文與武戰罷幕府開君從渭南至我自仙遊來平昔
若南北動成雲兩垂逮今兩攜手對若牀下鞵一作鞋夜歸
碣石館朝上黃金臺我有苦寒調君抱陽春才年顏各
少壯髮綠齒尚齊我雖不能飲君時醉如泥政靜籌畫
簡退食多相攜掃掠走馬路整頓射雉翳春風二三月
柳密鶯正啼清河在門外上與浮雲齊欹冠調玉琴彈
作松風哀又彈明君怨一去怨不迴感激坐者泣起視
雁行低翻憂龍山雪却雜胡沙飛仲容銅琵琶項直聲
淒淒上貼金捍撥畫為承朱云一作水誤露雞君時卧張觸勸客

白玉盃苦云年光疾不飲將安歸我賞此言是因循未能諧君言中聖人坐卧莫我違榆莢亂不整楊花飛相隨上有白日照下有東風吹青樓有美人顏色如玫瑰
 聲入青雲所痛無良媒少年苦不久顧慕良難哉徒
 令真珠肌音皮一作衰入珊瑚腮俗頤君今日少安聽我苦

吟詩古詩何人作老大徒傷悲

神仙傳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為姓杜甫詩仙李播根大唐書渭南縣屬京兆府在華州西五十里長安志藍屋縣有仙遊澤復有仙遊宮高麗云隋文帝避暑處顏延之詩朋好雲雨垂史記鄒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補陳子昂詩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魏武帝樂府有苦寒行補陸機苦寒行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補袁宏三國名臣贊序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補詩國風退食自公射雉賦爾乃擊場拄翳注翳者所以噤射也遺源注樂府河間新弄二十一章有風入松補駱賓王詩松風向夕哀琴操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見遇作怨思之歌後人名為昭君怨補石崇王明君辭序王明

少卿時有于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阮咸所造樂也命匠人改以木其聲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補樂府雜錄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江表傳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廣韻張觸也南人以觸物為振補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補詩國風匪我愆期于無良媒補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補秘康琴賦徘徊顧慕說文牝牛百葉也集韻或作肌通作脾補古樂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星按朱長孺尚書文與武戰罷幕府開注謂王茂元太和中檢校工部尚書鎮嶺南會昌中為河陽節度討劉稹以本軍屯天井考唐書茂元鎮河陽為會昌二年時義山年已四十五不得云年顏少壯髮綠齒齊也茂元檢校工部尚書是鎮嶺南時官鎮河陽時不聞更加尚書况義山文集有代僕射濮陽公遺表是茂元當稱僕射不當稱尚書也茂元屯天井劉稹未平已卒於軍不得云戰罷幕府開也此尚書當指令狐楚舊唐書楚以寶歷元年為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義山從為巡官年二十詩當作於楚幕其曰戰罷者蓋指穆宗時宣武軍之亂也考通鑑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李愿繼之賞勞薄於弘靖時又以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斬瑗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推都押牙李介為留後丙午庚李愿隨州刺史以韓充

為宣武節度使徵李齊為右金吾將軍齊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齊
攻陷其南城承簡保北城與賊十餘戰齊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討李齊屯
尉氏充海節度使曹華聞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內辰華逆擊破之丁巳光顏敗
宣武兵於尉氏八月甲子韓充入汴境軍於干塔武寧節度使王智與與高承簡
共破宣武兵王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鄭橋會李齊疽發於首都知兵馬使李質與
監軍姚文壽擒齊殺之詐為齊謀追臣則等至皆斬之丁丑充入汴此長慶二年
事也四年韓充卒令狐楚代之故曰戰罷幕府開也樞言草閣當是楚幕同僚之
所同僚之人雖不可考據起句四語當是義山同姓詩中年頗各少壯老大徒傷
悲二語先後呼應蓋共傷其不得志也敘事專言飲酒聽歌彈絲走馬所以曰戲
題也草閣取名樞言者其義出於管子管子有樞言一篇唐房玄齡注云樞者居
中以運外言則慮心而發口然則取
名於此者其以運籌帷幄自許乎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沛國東風吹大澤蒲青柳碧春一色我來不見隆準人
瀝酒空餘廟中客征東同舍鴛鴦酒酣勸我懸征鞍
藍山寶肆不可入玉中一作山仍是青琅玕武威將軍使中

俠少年箭道驚楊葉戰功高後數文章憐我秋齋夢蝴蝶
蝶詰旦九門傳奏章高車大馬來煌煌路逢鄒枚不暇
揖臘月大雪過大梁憶昔公為會昌宰我時入謁虛懷
待衆中賞我賦高唐迴看屈宋由猶通年輩公事武皇為
鐵冠歷廳請我相所難我時顛顛在書閣卧枕芸香春
夜闌明年赴辟下昭桂東郊慟哭辭兄弟韓公堆上跋
馬時迴望秦川樹如薺依稀南指陽臺雲鯉一作紅魚食鈎
猿失羣湘妃廟下一作中已春一作春江盡虞帝城前初日曛謝遊
橋上澄江館下望山城如一彈鷓鴣聲苦曉驚眠朱槿
花嬌晚相伴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槩荆江中斬蛟

斷一作破壁不無意平生自許非念念歸來寂寞靈臺下著

破藍衫出無馬天官補吏府中趨玉骨瘦來無一把手

封狴牢屯制囚直廳印鎖黃昏愁平明赤帖使修表上

賀娼姚收賊州舊山萬仞青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愛

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時聞有燕昭臺挺

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彭

門皇按門應作城十萬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廷評日下握靈

蛇書記眠時吞綵鳳之子去君鄭與裴何甥一作生謝舅當

世才青袍白簡風流極碧沼紅蓮傾倒開我生麤疎不

足數梁父哀吟鴝鵒舞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

牛弩借酒祝公千萬年吾徒禮分常周旋收旗卧鼓相

天子相門出相光青史

後漢書沛國故秦泗水郡高帝改沛郡補一統志大澤在豐縣北六里補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已而有身遂生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補一統志漢高祖廟在徐州城東南六里臨泗水補張衡詩美人贈我青琅玕戰國策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補邱遲詩語旦聞闔開漢書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唐書天寶二載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改會昌為昭應縣補杜甫詩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通典侍御史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為柱補六典御史大事則鐵冠朱衣以彈之補補衛鸛賦容貌慘以顛頽唐書昭州平樂郡桂州始安郡俱屬嶺南道源注長安志韓公堆驛名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又有桓公堆亦曰韓公堆也補嚴武詩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梁戴嵩詩長安樹如薺方與勝覽黃陵廟在湘陰縣北四十里星按湘陰黃陵廟漢劉表建祀舜二妃補許渾詩竹暗湘妃廟楓陰楚客船宋長孺云虞舜廟在長沙謝朓集有泰役相州與吏民別詩謝遊橋登江館必亦在長沙補庾信哀江南賦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博物志澹臺子羽濟河齋千金之璧陽侯波起雨蛟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以璧投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壁而去通志靈臺在鄆縣東三輔決錄第五頡倫之小子洛陽無故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崔峒詩靈臺暮宿意多違古樂府冉冉府

中趨補王維詩為許長相憶關干玉骨齊補杜甫有事於南郊賦者艾涕而童子
舞叢棘圻而狴牢傾補王祭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補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補左傳彭城之役補唐書地理志徐州彭城郡屬河
南道星按廷評漢書作平宣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又刑法
志漢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補絕交書足下素知我潦倒麤疎補晉書謝尚傳王導辟為掾導謂
曰聞君能作鸕鷀舞一座傾想尚曰佳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
仰在中傍若無人志林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戈如百鈞弩補南史王僧辯軍攻
巴陵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漢書桓門
出相將門出將補江淹上建平王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
星按此詩作於徐州盧弘正幕府前後皆言徐州中間追及十王茂元鄭亞自敘
其半生之閱歷耳通鑑大中三年五月寧武軍亂逐其節度李廓詔以盧弘正代
之樊南乙集序云大中三年十月尚書范陽公奏入幕府弘正五月出鎮義山十
月應辟則奏聘在出鎮之後蓋義山偶遊徐州而同舍援而止之然後為弘正所
奏請也起四語言已遊徐州之無聊次四語言幕客之見留藍山寶肆不可入玉
中仍是青眼珎二語乃稱美同舍而自歎之辭也次八語因弘正之見知追憶茂
元之恩遇次八語就弘正今日之新知追憶弘正昔日之舊好次十二語追憶鄭
亞敘昭桂赴辟之情事次六語追憶府罷敘失職歸來之寂寞人四語敘已謁天
官得尉整屋之時次六語敘弘正為京兆尹署典牋奏之事次六語敘以正辟舉
之恩次六語敘同舍幕客之才次四語敘已為知己者用次四語敘弘正將為國

家大用也玩詩中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二語則義山隱辭在弘正
出鎮之後明矣之子夫君鄭與裴何甥謝舅當世才則詩題所贈之四同舍也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

射相公舊唐書杜悰字永裕式方子尚憲宗女岐陽公主會昌四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

射屋按題中稱七兄詩中有衰門倚外兄句義山與杜當為中表之戚也

帝作黃金闕仙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惟嶽降元精耿
賈官勳大荀陳地望清旂常懸祖德甲命著嘉聲經出
宣尼壁書留晏子楹武鄉傳陣法踐土主文盟自昔流
王澤由來仗國楨九河分合沓一柱忽崢嶸得主勞三
顧驚人肯再鳴碧虛天共轉黃道日同行後飲曹參酒
先和傳說羹即時賢路闢此夜泰階平願保無疆福將

圖不朽名率身期濟世叩額慮興兵感念殺屍露咨嗟
 趙卒坑儻令安隱忍何以贊貞明惡草雖當路寒松實
 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故事留臺閣前驅且旆
 旌芙蓉王儉府楊柳亞夫營清嘯頻疎俗高談屢析醒
 過庭多令子乞音墅有名甥南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
 寄辭收的博端坐掃欖槍推宴初無倦長歌底有情檻
 危春水暖樓迴雪峰晴移席牽細蔓迴橈撲絳英誰
 知杜武庫只見謝宣城有客趨高義於今滯下卿登門
 慚後至置驛恐虛迎自是依劉表安能比老彭雕龍心
 已切畫虎意何成豈有一作曾黔突徒勞不倚衡乘時乖

巧宦占象合艱貞廢忘去聲淹中學遲迴谷口耕悼傷潘

岳重樹立馬遷輕隴鳥悲丹菊湘蘭怨紫莖歸期過舊

歲旅夢遶殘更弱植叨華族衰門倚外兄欲陳勞者曲

未唱淚先橫

補五星經天上有白玉京黃金闕補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補詩大雅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漢郎閻傳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後漢晝耿弇封好時侯賈復封膠
 東侯並圖像南宮雲臺補李白詩蕭曹安峴岬耿賈摧欖槍後漢晝荀淑為朗陵
 相陳寔為太邱長皆以德行稱補周禮王建大常諸侯建旂補稍彥昭詩六龍駐
 旌罕四牡耀旂常補漢書敘傳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寧康置源生
 晏子春秋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視之及子壯發書書曰布帛不可
 窮窮不可服事不可窮窮不可壯蜀志建興三年封諸葛亮為武鄉侯亮推演兵
 法作八陣圖通志榮澤縣故城西北有踐土臺即晉文公盟諸侯處補班固兩都
 賦序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補任昉詩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書
 傳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補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黼胡蘇
 簡繁鈎盤禹津補王褒賦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朱長孺云一柱砥柱也補張祐詩
 一柱鎮乾坤補蜀志諸葛亮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補楊巨源詩天門在碧虛漢晝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晉書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補沈佺期詩池開天漢分黃道補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補董仲舒詣公孫弘記室書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補庾信華林園馬射賦序玉衡正而泰階平補詩大雅受福無疆補左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補易蹇之時用大矣哉疏能於蹇難之時立其功用以濟世者非小人之所能也補杜甫詩濟世直公等安貧亦士當補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屍而還補宋書王僧達傳猶欲隱忍法為情屈補易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補沈炯勸進梁元帝表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補詩國風伯也執爨為王前驅補世說劉越石為胡騎所困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賦聞之皆淒然長歎補揚雄傳遐方疎俗補後漢書馮衍傳申眉高談無媿天下風賦清清泠泠愈病析醒補北史高琳母嘗被浹濱見一石持歸夜夢人謂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俄有娠生琳晉書謝安與玄圍碁賭別墅玄懼不勝安顧甥羊曇曰以墅乞汝杜甫詩已收的博雲間成補陸機詩有集惟髦芳風推宴至隱晉書杜預為尚書損益萬幾可勝數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齊書謝朓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補杜甫詩接謝宣城補禮記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更記談天衍離龍夷注駟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離龍補淮南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答賈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補漢書袁盎傳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鶴如淳注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補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補潘岳閑居賦序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良史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補易明夷利艱貞史記正義古儀禮出曾淹中補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雍錄谷口在襄陽縣西四十里司馬遷傳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則素所台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補衡鵬賦組趾丹浦綠衣翠玲補左傳子產如陳歸告大夫曰其君弱植蔬君志弱不樹立也補晉書王遐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卿補南史謝瞻傳還彭城言于武帝曰臣父祖不過二千石弟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哀門補後漢書來歙傳王遵曰君叔雖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白帖舅之子為內兄弟姑之子為外兄弟謝混詩信此勞者歌

錢夕公句下箋唐書大中三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棕收復維州維州古西戎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龍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如在井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龍繼幽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一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號曰無憂城先是李德裕鎮西川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收復之亦不因兵乃人情所歸也按維州之爭事在太和五年會昌中德裕復相嘗追論之悉怛謀已贈官矣大中繼立僧孺黨白敏中令孤綯等共排德裕逐之時棕有收復維州之功當非執政所喜故詩云惡草雖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

惡草指敏中諸人也悉但謀之勤歸也吐蕃戕之漢界之上三百餘人冤叫呼天擲其嬰孩承以槍槊此實以僧孺鈎黨殺降故詩云感激殺屍露咨嗟趙卒坑倘令安隱忍何以贊貞明也

星按朱長孺箋此詩乃杜宗再鎮西川義山居東川幕府所上言外存覲其薦達之意詩中感念殺屍露咨嗟趙卒坑倘令安隱忍何以贊貞明惡草雖當路寒松實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八句錢箋得其情事矣朱論為杜宗再鎮西川之時亦是蓋故事留臺閣前驅且旆旌二語是明驗也但以為義山居東川幕府所上則誤詩中有隴鳥悲丹帶湘蘭怨紫莖二語乃自言成紀之望族如江潭之逐客乃為鄭亞柱管幕府時作也謂在東川本文無証至若寄辭收的博端坐掃檜槍二語朱以收的博為韋阜事錢以掃檜槍為李德裕事未免舍近求遠此二語即頌杜特也試誦文氣元自了然

今日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

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于辭顧惟疎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亦詩人詠歎不足之義也

家擅無雙譽朝居第一功四時當首夏八節應條風滌
濯臨清濟巉巖倚碧嵩鮑壺冰皎潔王佩玉丁東處劇
張京兆通經戴侍中將星臨迴夜卿月麗層穹下令銷
秦盜高談破宋聾含霜太山竹拂霧嶧陽桐樂道乾知
退當官蹇匪躬服箱青海馬入兆渭川熊固是符真宰
徒勞讓化工鳳池春漱澗雞樹曉瞳矐願守三章約還
期九譯通薰琴調大舜寶瑟和神農慷慨資元老周旋
值狡童仲尼羞問陣魏絳喜和戎款款將除蠹孜孜欲
達聰所求因渭濁安肯與雷同物議將調鼎君恩忽賜
弓開吳相上下全蜀占西東銳卒魚懸餌豪胥鳥在籠

疲民呼杜母隣國仰羊公置驛推東道安禪合北宗嘉
 賓增重價上士悟真空扇舉遮王導樽開見孔融烟飛
 愁舞罷塵定惜歌終岸柳兼池綠園花映燭紅未曾周
 顛醉轉覺季心恭繫滯喧人望便蕃屬聖衷天書何日
 降庭燎幾時烘早歲垂投刺今晨幸發蒙遠途哀跛鼈
 薄藝獎雕蟲故事曾尊隗前修有薦雄終須煩刻畫聊
 擬更磨礪蠻嶺晴留雪巴江晚帶楓營巢憐越燕裂帛
 待燕鴻自苦誠先藥長飄不後蓬容華雖少健思緒即
 悲翁感激淮山館優游碣石宮待公三入相丕祚始無
 窮

後漢書賈香傳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南潛詩首更猶清和易緯立春條風至東北
 受法于紫也補戰國策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田補陸機詩願轡倚萬巖漢書張
 敬拜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後守京兆尹枹鼓希鳴市無偷
 盜後漢書戴憑舉明經徵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日朝賀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
 詰難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漢
 書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鳥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補王維詩天官動將星漢
 乾卿士惟月杜甫詩卿月升金堂左傳士會為將軍於是晉盜奔秦又申舟以孟
 諸之役惡宋曰鄭昭朱贛注昭明也贛暗也補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補
 易乾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補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補詩小雅脫彼牽牛不以服箱補張衡思立賦羈腰景以服箱老子有真宰足以
 制萬物晉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令人賀之曰奪我鳳皇池何賀耶補東京賦
 重舌之人九譯咸稽顙而來王補史記三皇本紀神農氏作五絃之瑟補詩小雅
 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亦勿怪矣補白居易詩
 誓心除國蠹補書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補詩國風溼以渭濁補禮記母雷同補
 杜甫詩欲語羞雷同補庾信哀江南賦況昔關而懷楚冀端委而開吳補三畧香
 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後漢書杜詩為南陽太守時人方于召信
 臣故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晉書羊祜鎮襄陽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吳邊
 人皆悅服補張纘南征賦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傳燈錄神秀嗣五祖法

住荊州當陽山號北宗補岑參詩重價蘊瓊瑤道源注佛號無上士僧稱上士人
 法兩空曰真空即般若智也補晉書王導傳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子外而執朝
 廷之權導內不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補後漢書孔融傳及
 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劉向別錄善
 謳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能動梁塵補晉書周顛傳顛補吏部尚書以醉酒為
 有司所糾尋為護軍將軍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
 詔不加黜責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漢書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
 過人恭謹補左傳便蕃左右亦是率從補張九齡詩流名感聖衷補易初六發蒙
 補漢書汲黯傳淮南王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荀
 子跬步不休跛躄千里補張說郭知運碑燕昭尊隗以築宮補離騷謇吾法夫前
 修兮非時俗之所服補周顛傳庾亮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
 無鹽唐突西施也補枚乘傳糜礪砥礪補江淹恨賦裂帛繫書誓還漢恩補漢鏡
 歌鼓吹曲有思悲翁補史記曹相國世家
 蕭何卒參問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

星按下令銷秦盜高談破宋聾二句朱長孺云太和六年怛為京兆尹七年出為
 鳳翔隴右節度使八年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京兆鳳翔秦地陳許
 宋地此說是也周旋值後童句云在朝周旋值有劉稹之叛是不然此乃用左傳
 左執鞭弭右屬囊韃以與周旋言討澤潞時事也仲尼羞問陣魏絳喜和戎二
 句云惊以饋運不繼請赦郭詭帝俛首不言以為惊罷相出鎮之由此說亦是安
 肯與雷同句云時李德裕力贊用兵意必與德裕不協是又不然德裕欲誅郭詭

以為然惊謂誼等可赦不過以饋運不繼耳議論偶不相符非必與德裕不協
 也開吳相上下句長孺未注此乃用晉書張華策取孫吳事開謂開廣其地也
 全蜀占西東句云劉稹平悰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
 川節度使徙西川愚謂此乃用蜀志諸葛亮東防吳西伐魏事全謂安全其土也
 蠶嶺晴猶雪巴江曉帶楓二句云時義山在東川愚謂上句乃義山自謂在桂管
 下句乃指惊在西川蓋兩地分敘也下文營巢憐越燕裂帛待燕鴻二句緊接上
 文又是分疏上句言已如營巢之燕君當憐之下句言君有寄書之鴻已則待之
 文理甚明轉覺季心恭句云惊無他才常延接寒素此說亦是待公三入相不蘇
 始無窮云惊至咸通初果復入相若然則是義山逆料
 其復入相矣愚謂此不過借頌禱之詞以作結句耳

驕兒詩

補杜甫詩平生所
驕兒顏色白勝雪

衮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文葆未周晬祖對切固已知六七

匹歲知名姓眼不視梨栗交朋頗窺觀謂是丹穴物前

朝尚器一作氣貌流品方第一不然神仙姿不爾燕鶴骨安

得此相謂欲慰衰朽質青春妍和月朋宋云一作明非戲渾甥姪

繞堂復穿林沸若星按一作石非金鼎溢門有長者來造次請先

出客前問所須含意不吐實歸來學客面闔羽委切敗秉翁

笏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豪鷹毛翦化方切劣良直切猛馬氣

佶僂截得青篋當騎走恣唐突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

鶻又復紗燈旁稽首禮夜佛仰鞭罨蛛網俯首飲花蜜

欲爭蛺蝶輕未謝柳絮疾階前逢阿姊六甲頗輸失凝

走弄香奩拔脫金屈戌抱持多反側威怒不可律曲躬

牽窗網絡唾拭琴漆有時看臨書挺立不動膝古錦請

裁衣玉軸亦欲乞請翁書春勝春勝宜春日芭蕉斜卷

箋辛夷低過筆翁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顛顛欲四十

無肉畏蚤虱兒慎勿學翁讀書求甲乙穰苴司馬法張

良黃石術便為帝王師不假一作假更織悉况今西與北羌

戎正狂悖誅赦雨未成將養如痼疾兒當速成大探維

入虎穴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帙一作秦

史記公孫杵臼程嬰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韻會醉生子一歲也補東京
夢華錄生子百日謂之百晬至來歲生日謂之周晬補南史王僧綽傳究識流品
補晉書謝混風流江左第一說文闕闕門也國語闕門而與之言世說鄧艾口吃
語稱艾艾補杜甫詩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晉靈光殿賦崩芳磁釐杜甫朝獻
太清宮賦張猛馬出騰虬異物志質管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
六七尺廬陵界有之藥府雜錄開元中優人黃旛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
令石耽天和正音副末古謂蒼鵠故可朴詭詭謂狐也如鵠之可擊狐故副末執
磔瓜以朴詭也傳粉墨者謂之詭獻笑供論者也古為參軍書語稱狐為田參軍
海錄晉武帝分秘書為甲乙丙丁四部秘書郎四人各掌其一史記齊威王追論
古司馬兵法附穰苴于其中號曰穰苴兵法張良傳黃石公出一編書乃太公兵
法補漢書賈誼傳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失今
不治必為錮疾注堅久之疾亦作痼補史記李廣傳文帝謂廣曰如令子當高帝

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補孔紹安詩若使三邊定當封萬戶侯

星按袁師後無表見或以為白香山愛義山詩嘗願死為其子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白老者即袁師也然白老之說義山詩文中皆未之見袁師之為白老亦無明文詩中敘事全從左思嬌女詩來但參之杜子美北征中段較左思更為擴而充之耳中有顛顛欲四十句有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句考開成二年秋七月西有黨項北有突厥交証剽掠當是其時太和七年上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午月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關一作嶺北濟渭之濱

草木半舒拆不類冰雪晨又若夏苦熱焦星按焦焦古通卷無芳

津高田長檨佳買切櫪下田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饑牛死空

墩依依過村落十室一無存存者皆星按皆應作背面啼無衣可

迎賓始若畏人問及門還具陳右輔田疇薄斯民常苦

貧伊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親

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隣濁酒盈瓦缶爛穀堆荆困健

兒庇旁婦衰翁舐童孫况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例以

賢牧伯徵入司陶鈞降及開元中姦邪撓經綸晉公恩

此事多錄邊將勲因令猛毅輩雜牧昇平民中原遂多

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輩或由帝戚恩中原因屠解

奴隸厭肥豚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羌渾重賜竭中國強

兵臨北邊控弦二十萬長臂皆如猿皇都三千里來往

同彫星按彫雕古通鳶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指顧動白日爨

熱迴蒼旻公卿辱嘲叱唾棄如糞九大朝會萬方天子

正臨軒綵旂轉初旭玉座當祥烟金障既特設珠簾亦
 高褰將須蹇不顧坐在御榻前忤者死艱屢附之升頂
 顛華侈矜遞銜豪俊相併吞因失生惠養漸見徵求頻
 奚寇西朱云當作東北來揮霍如天翻是時正忘戰重兵多在
 邊列城遠長河平明插旗幟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
 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輻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
 壯盡點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廷臣
 例慶怯諸軍如羸奔為賊掃上陽捉人送潼關玉輦望
 南斗未知何日旋誠知開闢久遺此雲雷屯音送者
 鼎大存者要高官搶攘互問謀孰辨臬與鸞千馬無

轡萬車無還轅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南資劫

西費失河源因令左一作右藏庫摧毀惟空垣如人當一

有左無右邊筋體半痿痺星按痺應作痺肘腋生臊臙列聖蒙此

恥含懷不能宣謀臣拱手立相戒無敢先萬國困杼

內庫無金錢健兒立霜雪腹歎衣裳單饋餉多過時高

估銅與鉛山東望河北爨烟猶相聯朝廷不暇給辛苦

無半年行人權行資居者稅屋椽中間遂作梗狼籍用

戈鋌臨門送節制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尚遷

延禮數異君父羈縻如羌零音憐一作連直求輸赤誠所望大

體全巍巍政事堂宰相厭八珍敢問下執事今誰掌其

權瘡疽幾十載不敢扶其根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
近年牛醫兒星按一作師非城社更拔援盲目把大旆處此京西

藩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憚死非人所憐

快刀斷其頭列若猪羊懸鳳翔三百里兵馬如黃巾夜

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老少相扳牽兒孫

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求死山間爾星按爾通古通

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閭誰多窮民節使

殺亭吏捕之恐無因咫尺不相見旱久多黃塵官健腰

佩弓星按一作刀非自言為官巡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愧客

問本末願客無因循郿塢抵陳倉此地忌黃昏我聽此

言罷窅然如杳杳昔聞舉一會羣盜為之奔又聞理與

亂在一作繫人不在天我願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頭出

鮮血滂沱汚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脣使典作尚

書斯養為將軍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

補應璩與岑文瑜書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鏹草木焦卷補杜甫詩皇天德
潤降焦卷有生意補王筠詩拭露染芳津補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補
愈石鼓歌故人從軍在右輔注右輔謂右扶風即鳳翔府也補詩國風適彼樂土
補李密陳情表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補書幼子童孫
補漢書鄒陽傳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注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
調鈞耳言聖王制取天下亦猶陶者轉鈞郭子儀傳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
補漢書費廣傳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補杜甫詩隴外翻投迹漁陽
復益茲補陸璣詩疏長背者為猿補孟郊詩清流鑿蒼旻格物總論蟻蝦噴糞能
以土包糞轉成丸補魏天子傳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補通典後漢歲首正月
為大朝受賀補書誣告萬方補獨孤及詩執玉會萬方補漢書史丹傳天子自臨
軒檻補十六國春秋石虎大起宮殿於會正殿南面臨軒道源注持須蹇不顧言
祿山于御座前持須偃蹇無所顧忌也朱長孺云艱屢未詳或曰釋名艱根也如

物根也艱履言脚根下之履唐書地理志東都上陽宮在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常居以聽政補杜甫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痛罵雄劇秦美新文序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補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補天德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補論衡名生於高官而毀起于卑位補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五年正月幸左藏庫賜三品以上帛補詩小雅杼軸其空補東京賦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補王勃南郊頌憑遐作梗恃險忘恭補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鋌誓雲補杜甫詩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星按說文羌西戎也廣韻零先零西羌也補唐書百官志初三省兵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五房於其後補周禮冢宰膳夫珍用八物注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補梁武帝詩雕案出八珍補左傳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執事補蔡邕陳政要疏訊諸執事補後漢書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戴自以才高倨傲見憲歸罔然言所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補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獬狻協好亂樂禍補宋書恩倖傳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後漢書張角聚人三十六方皆著黃巾謂之黃巾賊補竟陵王蕭子良啟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補左傳寡人惟是一二兄弟不能供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補荆楚歲時記六月必有三時雨山家謂之甘澤補後漢書杜喬傳喬故楊匡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補晉載記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符不許乃入服而入車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補唐書食宗紀所兵給衣糧者謂之官

一會士會也補漢書蘇武傳注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曰仙客猶今之差入充使典補唐書李林甫傳玄宗為燕所得張耳陳餘患之有所養卒說燕乃歸趙王

朱長孺句下箋降及開元中以下八句云唐書開元二十五年上以幾致刑推功大臣封李林甫為晉國公林甫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上專用藩將因以安思順代已領節度而權安思順山高仙芝等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從皇子棄不乳句云林甫謀殺太子瑛郭正瑤光王瑒椒房抱羌渾句云安祿山事跡祿山生日後三日玄宗召祿山入內真妃以錦繡綉練山令內人以絲與昇之玄宗就觀大悅因賜貴妃三日洗黃金銀錢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兒兒不禁出入後羌渾赫韻祿山營營州雜胡非羌渾種也五里一換馬句云唐書祿山晚益肥每馳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金障既特設四句云唐書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褻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陛下寵祿山太過必驕帝曰胡有異相吾欲厭之華侈移遞街句云唐書帝為安祿山起第京師服御華僭以金銀為篋筐篋篋豪華後相併吞句云祿山得布思眾兵雄天下又奪張文儼馬牧奚寇西北來二句云安祿山事跡祿山善同羅奚契丹八千餘石曳落河又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鬪者數萬匹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起兵又列城達長河二句云舊唐書祿山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行六百里十二月渡河至董望南斗二句云玄宗幸蜀西費失河源句云唐書祿山反胡虜蠶食

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至廣德間吐蕃盡取河西龍右之地因令左藏庫二
句云通鑑玄宗出延秋間細民爭入宮禁焚左藏大盈庫高估銅與鉛句云唐書
德宗時江淮多銅錢以銅鑄外不盈斤兩銷千錢為銅六斤行者權行資二句
云唐書德宗建中二年搜括富商錢增兩稅鹽權錢又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
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稅一四年稅間架錢每屋兩架為間上者稅錢二
千中稅千下稅五百中間遂作梗二句云謂河北諸鎮朱滔田悅王武俊以及朱
泚李懷光李納李希烈等相繼叛亂近年牛醫兒以下十句云舊唐書鄭注始以
樂術遊長安本姓魚兼冒鄭氏時號魚鄭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
殘弱重腫元和末依李愬為愬煮黃金餌之得效王守澄總樞密薦于文宗深寵
異之注天資狂妄曰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生平思讐絲毫必報
心所惡者曰為李宗閔李德裕之黨朝士相繼斥逐列為空太和九年與李訓
謀誅宦官訓出注為鳳翔節度使欲中外合勢事敗注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
赴關監軍使張仲清誘而斬之傳首京師家屬屠滅靡有孑遺新書景注自光宅
坊三日瘞之早久多黃塵句云唐書開成二年四月乙卯以旱避正殿舊書七月
乙亥以久旱
徙市閉坊門
星按詩中敘鄭注之事有爾來又三歲句鄭注事在太和九年明年即改元為開
成元年詩所謂三歲者乃開成二年丁巳起句之所以曰此年也此詩分三大段
第一段自起句至斯民常苦貧言經過所見之荒殘第二段自伊昔稱樂土至微
人言言京師當日之富庶第三段自降及開元中至肘腋生腥膻言自玄宗幸

蜀之事第四段自列聖蒙此恥至人稀役滿繁言德宗奉天之事第五段自近年
牛醫兒至但求死山間言安宗時甘露之事第六段自爾來又三歲至末則言時
事之不理而歸於用人之不當也然逐段之中皆以用人為主如敘貞觀之盛時
則言命官多儒臣也敘入司陶鈞也敘開元之衰則言姦邪撓經綸也晉公已此
事也敘建中之亂則言謀臣拱手立也今誰掌其權也敘元和之變則言盲目把
大旆也樹黨多狂狷也結末使典作尚書廝養為將軍二語以今準古事更可憂
此作詩之旨也使典廝養所指蓋仇士良以內侍監知省事故曰作尚書又為驃
騎大將軍封楚國公故曰為將軍也使典者如宦官為樞密使觀軍容使之類又
定制內侍省官有典引之號是也廝養者即文宗家奴之語也未長孺於此二語
未考乃改使典為典史引唐書都督府州各有史各有典獄為注殊不知顏師古
注漢書蘇武傳云假吏猶今之差人充使典唐書李林甫傳玄宗欲以牛仙客為
尚書張九齡曰仙客本河隍一使典耳蓋使典為唐時成語舊矣又按存者皆面
啼句皆字誤當作背字下文無衣可迎賓此所以畏人背而也煖熱迴蒼句長
孺未注按爾雅春為蒼天秋為旻天詩意謂祿山所煖熱可以變春秋之涼燁也
又按韻以真文元寒刪先六部並用本之杜韓又有重韻亦本社韓然其鼻
祖則自漢魏以來有之如焦仲卿妻詩陳思王棄婦篇皆重韻之最著者也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西北有高齋昨日主人氏治井堂西墜工

人三五輩輦出土與泥到水不數尺積共庭樹齊他日
井甃畢用土益作堤曲隨林掩映繚以池周迴下去冥

一作寂冥穴上承雨露滋寄辭別地脈因一作固言謝泉扉昇騰

不自意疇昔忽已垂星按一作垂非伊余掉行鞅行行來自西一

日下馬到此時芳草萋四面多好樹日暮雲霞姿晚落

花滿地幽鳥鳴何枝蘿幄既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

月上如與佳人來因茲感物理惻愴平生懷茫茫此羣

品不定輪與蹄喜星按喜應作堯得舜可禪不以瞽瞍疑禹竟代

舜立其父吁咈哉羸氏并六合所來因不韋漢祖把左

契自言一布衣當塗佩國璽本乃黃門攜長戟亂中原

何妨起戎氏不獨帝王耳臣下亦如斯伊尹佐興王不

藉漢父資磻溪老釣叟坐為周之師屠狗與販繒突起

定傾危長沙啟封土豈是出程姬帝問主人翁有自賣

珠兒武昌昔男子老苦為人妻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

啼淮南雞舐藥翻向雲中飛大釣運羣有難以一理推

一作顧於冥冥內為問秉耜者誰我恐更萬世此事愈云為

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栖我

欲秉釣者竭來與我偕浮雲不相顧寥泝誰為梯悒悒

夜將一作參半但歌井中泥

朱長孺云依仁里在東都白氏長慶集有宿崔十八依仁新亭詩補易井甃无咎
修井也補史記蒙恬傳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補鮑照詩洞淵窺地脈補左傳楚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敵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掉止也示閑暇也杜甫詩高羅成帷帳王勃序山樽野酌補易序象天地而育羣曰補書僉曰於鯨哉帝曰吁咈哉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注契券也補史記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魏志白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子許當塗高魏也象魏兩觀闕是也文帝受禪漢獻帝遣使者送璽綬補陳琳為表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發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補司馬彪續漢書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朱云五胡之亂前秦為氏皇按晉載記前秦苻洪略陽臨渭氏人其先世為西戎酋長尚書大傳文王至補漢見呂望拜之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之補庾信詩鈞叟宿周王補史記樊噲傳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補灌嬰傳灌嬰者睢陽販醬者也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東方朔傳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佞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主請上幸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自引董君叩頭謝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道源注搜神記哀帝時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宋云雲笈七籤武都耆男化為女武昌疑當作武都神仙傳淮南王與八公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皆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補鵬鳥賦大鈞播物兮坎北無垠淫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補李白詩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補勿繫離變化云為宋云虎翅猶云

武都耆男化為女子嫁為人婦宋云雲笈七籤武都耆男化為女武昌疑當作武都神仙傳淮南王與八公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皆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補鵬鳥賦大鈞播物兮坎北無垠淫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補李白詩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補勿繫離變化云為宋云虎翅猶云

武都耆男化為女子嫁為人婦宋云雲笈七籤武都耆男化為女武昌疑當作武都神仙傳淮南王與八公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皆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補鵬鳥賦大鈞播物兮坎北無垠淫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補李白詩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補勿繫離變化云為宋云虎翅猶云

武都耆男化為女子嫁為人婦宋云雲笈七籤武都耆男化為女武昌疑當作武都神仙傳淮南王與八公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皆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補鵬鳥賦大鈞播物兮坎北無垠淫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補李白詩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補勿繫離變化云為宋云虎翅猶云

武都耆男化為女子嫁為人婦宋云雲笈七籤武都耆男化為女武昌疑當作武都神仙傳淮南王與八公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皆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補鵬鳥賦大鈞播物兮坎北無垠淫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補李白詩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補勿繫離變化云為宋云虎翅猶云

武都耆男化為女子嫁為人婦宋云雲笈七籤武都耆男化為女武昌疑當作武都神仙傳淮南王與八公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皆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補鵬鳥賦大鈞播物兮坎北無垠淫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補李白詩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補勿繫離變化云為宋云虎翅猶云

詩中益中翅角益喻官官之驕滿鳳皇雞棲益喻文宗之卑弱也又按劉
 後魏云從鳳皇鳥歸富貴上昇天不見山巔樹摧折下為新豆甘井中泝
 此詩本此

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下終

